按遼疏稿

按遼疏稿卷之三

增科額疏

題爲士氣不振地以人輕、懇乞酌增科額以崇文教、以壯弱鎮事、據分守遼海東寧道兼理備邊屯田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謝存仁呈、蒙臣批據遼東都司等一十七學、應試生員楊玉祥等呈稱、竊惟人才係地方之輕重、故取士隨地方爲多寡、遼東幅幀二千里、養士三千人、應試者四百餘人、而錄取者止一二人、遼士扼腕、已非

一曰、近該兵部稔知遼士之苦、議欲設郡開科、以實遼左、奉
旨會議、倘得如議、自立門户、不爲入府贅疣、誠哉一時盛會、但事體難於卒辦、而秋試早已届期、倘得稍增名數、以惜邊才、則遼不開科、而士獲開科之錄、遼不郡縣、而漸有郡縣之基、且疲敝之後、無舉羸之艱、揆之事體、更爲便益、查得遼東鄉試、原附山東、每科中式十餘人、少亦數人、發解掄魁、理學名宦、班班誌冊、後嘉靖十三年、改

附順天是科甲午中式九人次科中式八人又
次科中式五人嗣後年漸以遠人漸以稀前巡
按相繼題
請增數疏詞懇切而部覆未決者皆因議數在百名
之內順天八府不無此盈彼縮之慮以此議論
紛紛事多掣肘又部中每以萬全大寧另例相
折不知萬全七學除延慶保安永寧三學另屬
直隸其餘四學應試者不滿百人土地人民曾
不及遼東十分之一固難為比大寧附於保定

止寄空名靑衿皆淸苑縣人不足以當選之一

衙以彼例選何大不倩也夫選士當銓鍋之時

而事苛責其情何苦歷問閑之勞而得一試其

力何難應試者四百而獲售者一二人其數何

狹將使懷材挾策之徒嗟窮途於黃髮而呫嗶

鉛槧之䇿卒老死於靑衿且也人文寥落則愷

禮教詩之風渺儒效疎闊則尊君親上之意微

地方空虛選事頹壞未必不由科目不振之所

致也伏乞

題增十五名額數在順天百名之外庶八府舊額不減而遼士登進有基等因蒙批分守道查議報該本道看得文事武備需之而成人才地方倚以爲重遼人每乘急娛以逐虜詩書多所未遑

國家且設常羅而蒐才仕進上盆以少仕進少地稍似輕詩書微武乃不競此感時興事者欲開科實遼乎額試漸廹期而議方有待則暫增額遼之新額亦允爲實遼之前芽但增十名可得

百用寧以無處而有遼心前院數數言之故非無當遼運浮浮起矣或在於今既經諸生懇呈相應轉乞題

請等因呈詳到臣該臣會同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炳議照看得

國家強弱之形視乎武備而武備弛張之脈本乎人文故談治道者曰講武必曰修文誠見敵愾之勇發於忠君親上之誠而仁義之風馴於詩

書禮樂之素非截然兩事也遼左夙號雄鎮恒以武甲九陲而理學名宦代不乏人幾與中原比隆蓋斌斌質有其文焉自劃附於直隸與三輔之人才校而入彀漸微但習尚夫雕琢與新奇之制義較而中式益少以此士風日靡士志日衰精神氣色索然欲盡所關遼地氣運良非尠淺近該本兵議貫遼左慨然有開科之說意念深矣但今日遼方多事時復迫促似難驟舉所爲無開科之虛有開科之實酌增名數以爲

定額爰行不可以已查總計順天八郡應試之士以三千數而錄者行人遼在其中多者占不過二三名少則一人而止幸三十人而拔一人其大約也單計遼左應試之士不下四百餘名以大約計之亦宜十有三人即不能如此之多令減其三而舉其十不亦可乎合無倣照兩京鄉試場監生皿字號及會試場卷分南北之意除順天八郡仍照舊數百名以示

邦畿文獻之優畫爲遼東坐定十名將卷面另編

字號便於取盈以仰體我
皇上因地曲成之盛心而無負於
朝廷錄士賓興之大典不但
天地無棄物
聖代無棄才邀士進取有隊中才人思行奮而文風
一變氣運自隆當此武備積弱之後精神氣色
自有一番滂湃振動之機將一時投石超距之
琴與攀龍附鳳之士爭馳買壯以爲遼左增重
從此殲虜夘

中國之行人而相戒於邊夷俗慕文教之覃敷而漸若於詠所關武德豈曰小補之哉況杏遼左戶口冊籍寄籍招集及新發軍三戶業與額戶相埒額戶累於勾補幇貼半皆亡絕而登科擢第反多在寄籍三戶者得之顧其地苦寒數中虜近又懼建酋不可測三戶之人往往心懷去留即見得科第者亦且兩地照管而無一定歸根之意若不用此物以繫之將去者益去而遼愈無人誰與共守此本兵欲設郡開科以招未

來之戶口、臣等欲量增名數以留欲去之人心
皆所以爲實遼左計而不可以一日緩者也至
於近來士習偷巧文尚綺靡世道人心寖以喪
壞獨遼人士椎魯少文猶有一種質樸之風以
稱[illegible]
皇上崇雅黜浮屢飭功令之意實爲可取惟是場中
彌封謄錄各役厭煩偷安好搜尋字畫差誤貼
出以省己勞而謄錄字跡更復脫誤比及封進
閱卷者既以文字之椎魯不見珍重又以疵卷

之脫誤難於尋繹而桒湟之不復錄良可痛惜
是在監試者嚴飭辦掛謄錄人役凡遇違卷或
有小錯姑從寛免無以隻字半畫而廢三載之
苦閱卷者勉爲避方取節凡遇違卷但能成章
姑與收錄無以爲才臣眼而桒違地之文各以
行恕之心而寓曲成之意知憐才者自有同懷
不待臣言之畢矣伏祈
聖慈矜允
勑下禮部再加酌議覆

請施行臣等幸甚邊方幸甚臣下情不任悚息懇祈

之至緣係士氣不振地以人輕懇乞酌增科額

以崇文教以壯弱鎮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

專差承差夏國寶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奉

聖旨禮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這試額准增五名以待遼士昭朝廷軫念重鎮

鼓舞作興至意以後中過科目的不許圖便遷移
以致地方空虛違者不論已未仕進盡行革黜問
罪其餘俱依擬行

開原道給由疏

題爲保留給由、賢能方面官員事。據分守遼海東寧道兼理邊備右參政謝存仁呈、蒙臣批據整飭開原等處兵備兼管屯田山東按察司副使石九奏呈、稱本職見年三十九歲、直隸眞定府冀州人、由進士、萬曆二十一年六月內、除授大理寺左寺左評事、二十四年二月內、陞本寺右寺副、二十六年六月內、陞右寺正、本年七月內、陞山東萊州府知府、本年十月初三日到任、二

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丁母憂二十八年九月初十日接丁父憂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服闋三十一年九月內復除兗州府知府本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任三十四年二月內推陞遼東開原兵備副使本年七月二十　日到任起至三十七年六月二十日止連閏共實歷俸三十六箇月例應考滿應將行過事蹟合候呈詳明示備造文冊繳報吏部聽考緣由蒙批分守道查報蒙此又蒙巡按都御史亦批仰分守道

查報依蒙查得副使石九奏前項歷俸年月相同例應將任內行過事蹟攢造文冊赴部給由看得本官器遠而超世梦識洞而當事察力殫內撫民雖單藉以無虞心可外行勞即役矢不相負三年備其勞苦孤障存於艱難稱職本官自蒞任以來虜情股掌民瘼恫鰥政有條業復有緒而不擾貲故不靡剏在開原不比別地三面環方張之敵歷年鮮考滿之官遭此甚危所事罕有曾經總督撫按保薦三次名稱卓異今

歷俸三年、例應給由、但所轄地衝邊長、事務繁
重、加以歲荒餉詘、一應兵馬錢糧、脩理邊墩
臺城堡、製造軍火器械、催追額稅、監督稽查、一
時難以暫離、況有加陞久任之例、似應照例加
陞二級、仍留照舊管事、令其益展聞猷、以終前
績、庶北門之鎖鑰示嚴、重鎮之封疆有賴、等因
到臣、據此、卷查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內、本部
察院勘劄、准吏部咨、爲優處邊方官員以固疆
圉事、該本部文選清吏司案呈、照得薊遼等九

鎮兵備官員風霜艱險比之腹裏兵備苦樂懸殊腹裏兵備三年考滿既得敘遷又得善地遷方兵備三年考滿陞職止同腹裏又多仍留在任若不破格優處非惟人情有不均之嘆實於治體關涉不輕該本部議得前項兵備官員若三年考滿保留到部查其任內所管地方平時操練修築屯種果有成效有警收斂隄備調遣果無疎失者比為守與許陞二級供職平常者止照常格遷敘又萬曆四年五月內奉都察院

勘劄准吏部咨爲酌議遼臣考滿事例以昭激
勸事該本部題遼各道兵備官員較之內地勞逸
本殊故三年考滿特從優叙以後三年考滿本
部查其人品政績果爲卓異者方得照例陞銜
仍舊供職平常無過者亦照常叙遷等因各題

奉

欽依備劄前來俱經通行欽遵外今據前因該臣會
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
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象乾巡

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李炳考得整飭開原兵備副使石九奏

偉略獨當三面壯心全付孤城時地孔艱戚懷

並懋稱職委應照例給由但奴酋窺伺方殷宰

賽款心未回秋防伊邇隄備宜嚴該道有兵馬

之責似不可一日缺人者相應遵例保留伏乞

勅下吏部查議行令本官照舊供職止將攢造牌冊

送部查考應得

恩典照例

請給施行再照遼左孤懸而開原尤甚本官莅任三年艱辛萬狀有如操練兵馬脩築工程撫安軍民駕馭属夷無一事不周詳無一日不憂苦地方經理委有成績稽其品才足稱卓異似應照例超陞二級以示酬勸或疑本官任內有宰賽入犯一節不知宰賽之犯正所以為本官之功也葢計擒宰賽本官原不與謀而洩露機關實係奴兒通信通信於宰賽以結其心又嫁禍於北關以携其志而入犯之事遂成當是時處置

稍不如法剛柔一不相濟將奴孛合夾剿之謀
北關入虎狼之口而開原一路非我有矣幸賴
本官百計調停多方間諜與北關相結納待孛
酋以不死而後東討不行西款如故庶不至決
裂潰敗而不可收拾者伊誰之力乎夫錯節盤
根以別利器英雄豪傑惟變所適本官有應變
之才而不泥有特立之品而不拘其謂之卓異
也固宜二級之陞又孰曰不宜惟是此地此官
曾未有支撐三年而不去者有之自本官始本

官苦已三年而又久任苦之仁人所不忍也合無加陞二級改用別邉俾得稍舒其氣暢其情以盡究其用亦我
皇上體恤羣臣之盛事也統候
聖明裁奪緣係保留給由腎能方面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郭繼芳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奉

聖旨

議留新舊道臣疏

題爲議留新舊道臣以保危疆事該臣廷弼准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炳會稿議照

國家之用人不同也或留或調或去或不去期於官不枉其才人各宜其地以成此安攘之功而已本年三月十四日該寧前兵備副使馬拯三年考滿臣等以品才卓異照例

題陞二級未幾而部推山西右參政已奉

旨矣又未幾而推戶部員外高折枝填補寧前道矣
當是時西虜之猖狂日甚東夷之窺伺方殷舊
道雖陞而例應候代新
旨未下而代且無期　臣目擊時艱捄援無計且見
樞臣條議復款督臣講款援遼因而疏留焉拯
收拾敗局暫疑三月以完款事夫使款而可成
也即三月亦不爲晚抑使三月而可款也則拯
去亦不爲遲乃今講款之夷使一去不來寧厦
之羽檄無日不報則此款也似非三月之內所

能講而成也三月無成則必期於三月之外而秋防伊邇所在戒嚴左衛無人可勿慮乎拯去言款款可復乎臣等謂有官如拯拱會所信以爲神明寧前所恃以爲慈母者也與其去不如其留留之三月不如留之久任久任加銜則地不負人人爲地重寧前便於款而大同亦便於推矣夫未去之馬拯旣在所留而新推之高折挨將安所用臣等又有議焉開原兵備副使石九奏近亦考滿臣等亦已代

題議加二級以酬其苦又議陞別遷以恤其私矣

如蒙

皇上俯從臣言調陞九奏則開原之缺舍折枝其誰

補乎臣等聞播州之功折枝居多焉亦以其儁

馭夷狄優恤軍士爲得力也倘以之經略開原

則玩奴兒於掌股夷宰賽如泥丸戰也守也款

也臣固知其無往而不可矣不然留馬孫於寧

前移折枝於別地而另求其人以備開原恐非

計之得也夫遼左之地所稱最衝而最難者無

如寧前開原寧前留揺以撫夷而款不忘戰開
原得折枝以任事而款戰隨宜不獨地方有干
城之賴臣等得提挈之力而我
皇上東顧之憂亦庶乎可少紓矣伏乞
勑下吏部查果臣等所言不謬覆議
上請施行緣係議留新舊道臣以保危邊事理未敢
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王輔京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奉
聖旨吏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

議屯田脩邊疏

題爲欽奉

聖諭脩復屯田以助糧餉謹區畫大略乞

勅當事大脩邊防保民護田以圖經久之策事節該

兵部與臣等爲遼乞增兵餉伏蒙

聖旨這邊防事宜依議嚴行申飭近來各鎮糧餉日

增武備日弛兵數雖多堪戰者少督撫官如何不

用心振刷料理以致有警之時動輒驚惶責將誰

委你每屢說遼東緊急着戶部郎發應還太僕寺

漕折銀十萬兩、大僕寺發班價銀五萬兩、南京兵部借銀八萬兩、戶工二部共來萬兩、解赴該鎮以爲募兵充餉之用、仍着各該督撫鎮巡官着實用心整理邊備、訓練士伍、設法脩復屯田、以助糧餉、不得因循怠玩、專靠增添、違者重究、欽此欽遵、除邊備士伍、臣同撫臣嚴行所屬、整理訓練、各道將有不用心者、臣即執法參究外、惟是屯田一節、委係贍邊省餉第一要務、邇雖獘壞、而土最膏腴、荒蕪者多、委可開種、地方官委宜設法經

理思尋長法不宜專靠增添爲活計況今內地千零萬落北盡南空訩訩皇皇只欠一反臣且不知此腹裏靠誰何論邊鄙漢以匈奴千里轉餉而天下困唐以藩鎮耗竭國用而人心離宋以西北用兵括盡民財而社稷屋古今敗亡之禍未有不始於邊鄙而終於腹裏者邊臣倘有嫠婦宗國之恤亦可凜凜於此而圖所以爲自立計矣臣爲邊疆左策食不足則兵必不得強田不墾則食必不得足人不聚則田必不得墾

屯寨不固則人必不得聚邊防不脩則屯寨必不得固臣請先言屯田次及邊防爲
皇上細陳之臣嘗考實錄
高皇帝以遼左之地在元爲富庶列衛置戍遂因海上運餽不便令羣臣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之利洪武二十四年收糧五十三萬餘石永樂十年收糧七十一萬餘石其後災傷頻仍數日虧減今雖正數三十二萬有奇而以粗折細卻止二十一萬餘石版圖具在而糧數日減者何也

昔之土地闢而今之土地荒也

國初額軍十餘萬並無年例銀兩專靠屯糧支給至嘉靖間誌書所載馬軍猶存七萬三百有奇步軍三萬七千四百有奇屯軍一萬八千六百有奇鹽鐵軍二千七百有奇而是時觧給軍餉除山東鈔布花外部發年例止一十九萬八千有奇今則五六十萬矣兵額日減而糧餉倍增者何也昔軍自食其力且領折色者少而今軍坐食於官又冒雙糧者多也況自先年改屯軍

為操坐耕作之徒卒歸舍餘屯軍盡廢而屯田
益荒矣　臣奉
簡命夙夜馳驅北抵黃龍東抵鴨綠南極於海西至
山海錦義一帶間關險阻雖逼近虜穴人跡罕
到之處無所不遍歷無所不相度自山海關北
至杏山三百里中間熟田已墾與岡嶺𡽪薄難
墾者居半可墾者居半試以方里而井井九百
畝之法科之何啻萬頃錦義右屯傍山沿海何
啻數千頃廣寧東三十里舊有羊腸河一道自

西北而東南入海龍窩潮溝其故道也自先年
挑穵路堤阻其南向遂橫溢而東入三岔河一
遇山水泛漲堤內堤外盡爲瀦淀若依故道兩
岸築堤中讓百丈之闊任水緩行不與爭險度
不及五十里便可導入於海又外循大黑山起
至三岔河舊邊基址築一牆壕如路堤然一以
防虜一以約邊外客水使歸於河則一百七八
十里盡是沃壤何啻二萬頃自三岔河東起牛
庄歷遼瀋開鐵西北順邊一帶六百餘里一望

隱脫又臣行開鐵地方如過丘墟因查屯寨存廢數目據各冊報三萬遼海二衛舊有大小屯寨一百四十七座今止見存一十三座鐵嶺一百二十八座止存二十二座汎河懿路一百三十四座止存二十九座按圖覽冊不覺泣下通計前項地土何啻二三萬頃而遼瀋以東鴨綠以西臣不能更僕數也惟金復海蓋四衛地無遺利然多山坡沙磧所收較薄而拋荒者又皆腴土緣在河西者山居西而原疇居東在河東

者山居東而原疇居西河介其中而房夾處焉以此腴土盡行拋荒每問居民皆云此地種一日可收子粒八九石遼俗五畝為一日市斗六斗抵倉斗一石是五畝地而可收十三四石也其美利可惜有如此所至憑軾但有浩歎臣按古屯田之法不同大要不出兩端有募民耕種築室具器五里連邑令其自為戰守如晁錯之制者有督兵耕種沓給牛種收租為餉令其且耕且戰如趙充國韓重華之制者今遼土曠

人稱前項荒地不但軍種不盡民種亦不盡也

二法並行宜無不可遊兵徒取充數縱使孫吳

為師韓白為將極力選練人馬強壯騎射慣熟

者千人而得五六百人亦足矣其餘老弱蠢怯

之輩天生性定勢不能強例則銷兵留則靡費

易若驅令屯田使彼無用亦為有用遊兵八萬

若簡此輩十分之三隨便屯種可得二萬四千

名每名一分五十畝可種一萬二千頃畝取子

粒倉斗一石可收一百二十萬石折細六十萬

石除給本軍應得月糧外可餘三十一萬餘石

查得見種屯地一分者納穀八石豆四石大草

小草及雜項銀兩約二兩四五錢始得完訖科

亦重矣若種此田每畝收二石者今只止收一

石而一石之中又有五斗係自給之數是四分

中而取其一分軍無不逃亡也遼東將官養廉

甚少若照隆慶二年例墾田十頃者內給將官

五十畝爲養廉之資如一將官領兵二千者內

撥六百人屯種計屯三百頃該得養廉田一千

五百畝、收穀一千五百石、豈不足用以免剝削、
又照嘉靖八年例、墾田百頃以上者撫按獎勵
三百頃以上者奏
請擢用、不及者參罰、則前有養廉陞擢之利、後有參
論戒飭之害、將官無不趨事也、此軍屯之大略
也、其餘不盡田土、多方招人承佃、聽其各擇所
便、開坐畝段、告領户由、開墾耕種、隨其所佃畝
數納稅、量寬二年、以為牛具子種之費、俟三年
成熟、照見行科糧事例、一體徵納、而又酌量道、

里遠近地形險易爲之分置堡寨以居之併小
屯爲大屯使零星散處者皆得聚處一城城內
設置器械火藥等項城外深壕三道壕塹多種
榆莢斜結纓護止留一門出入一遇傳烽在田
者各斂物畜歸堡各施火器弓箭以待之丈餘
門徑雖有數千騎安所馳驟今開原西北二三
孤屯全賴此法雖委身虜口虜不敢近其門而
過焉此其効也沿邊二三十里而瓶置一座參
差布列聲勢相倚守望相助居則習於射打出

則敢於堵禦而又下賞功之令殺虜級一顆者照軍例賞銀五十兩願陞者聽將官毋得強奪以冒功而又下禁抽家丁之令屯田有猛勇善騎射者聽在堡自守總兵官毋得抽點官人使以習射爲戒如此則不必官與戰守而人自爲戰守不必官與收斂而人自爲收斂則民即兵有收穫之利而無寇賊之害民無不趨者也此民屯之大略也民閒開一萬頃官可收十數萬石開二萬頃可收近三十萬石以此合於軍屯也

所得計其歲入可省年例不下二三十萬金。況
義計見効不以無用之軍置之空虛之地坐啖
心頭之甚肉而長療背左之頑瘡使中原黔首
有一日不可知之禍其利一。軍屯有趙充國守
禦之備民屯有晁錯實塞之利其利二。弱卒三
分屯種騎軍五六分爲田者遊兵於彼防護於
彼操演戰馬俱列寨下虜不敢來陵而肆虜掠
其利三。遼人不習畜藏一遇荒年山海關一線
咽喉誰爲販糴而海運又不可得無路乞糴輙

相繼填溝壑開墾多則畜積富而水旱寇賊皆可恃以無恐其利四通商中鹽使商人佃種邊地上納本色惟西北邊糧貴處所宜行之遼中米豆極賤常計笑歲中兩淮山東鹽引該銀四萬一千三百餘兩若照時價平糴米半豆歲可得十八萬石今查三十三四五年通計歲坐派不滿十萬石是部派已幾少一倍矣而又有責商買窩出票等弊雖有四萬而軍不得四千金之惠若經田則有餘畜此鹽宜徑還部

照數解銀使軍沾實惠其利五今屯田多爲勢
豪所侵占而貧弱軍餘以無田包有田少田包
多田者往往而是以此賠補愈重逃亡逾多逃
亡愈多拋荒愈衆且遼糧有屯科丈詰四種名
色不知今日之科丈詰即昔日之屯田也屯糧
重而科丈詰糧輕奸猾巧立名色既以避重又
圖脫軍獘蠧日滋屯額日損臣謂遼東與腹裏
地方不同非官而軍非軍而官屯田之外別無
地土似宜不論屯田養贍及科丈詰名目只總

名曰地畝以實徵之數第田爲等分糧爲則一類徵收以足原額不足額者以開墾新糧足之貧軍有糧而無田及雖有田而不足分數者應豁者豁應補者補之庶田畝一均糧稅輕省貧餘不致逃亡見田不致拋棄是墾田者不但招未來之人而且保見在之衆不但闢已荒之土而且存未荒之田也其利六而或有爲之說者不過曰銷兵爲農若營伍空虛何不知兵農合一古今通制且老弱耕耘精健操備勇怯分途

不相混累如此簡練是壯實而非空虛也又不過曰步軍耕種若城守無人何不知無事則耕有事則戰戰且不妨寧妨於守且地方無事則已一遇有事還須本城丁壯人自爲守而是羸尫老弱者不足頼也又不過曰卒皆惰遊仰食縣官若一旦就農必且恥恥且不測何不知此可爲家丁驕悍者設耳步軍背負作勞疲於奔命若得歸農如牠重負而奚云恥也又不過曰胡騎擾我若不暇耕種何不知自古屯田如趙

充國曹操諸葛亮羊祜郭子儀輩或孤軍深入或兩軍對壘或四面受敵然皆爲之而迄有成效何疑於今又況有大脩邊防之說預爲保障而斷可免於不時軼擾者哉且夫向來遼東條議脩邊者其說亦多端矣有乞公帑百萬從議減而至六七十萬者有謂照薊門例灰石甃砌者有謂板築土墻者或工費浩大而難完或沙土易頹而難久其說皆不可行以臣愚見如寧前錦義一帶土多沙磧只合照依舊址挑空大

壕一道壕深闊各二丈一直切下本質自可耐久累土爲塹但取土勢自起不宜加陡以速其圯山石漫坡鑿削如壁溪澗水口用合抱之木三股錯立式如拒馬槍而少短其上布列二三層不宜如近日細木欄杆有同兒戲自大黑山東至三岔河又踰河起瀕遼開鐵至鎮北關地平土堅壕淌水口俱如前式惟累土爲塹當用土袋包砌於外如土城然以取其峻且草長土固可以堅久東昌以北至慶雲關以南數河橫

山皆可引水平灌入壕深可丈淺可五六尺春夏秋間虜騎難越冬間氷結墻土凝固又不得掘窖而入若西北起靖安迤東南至鴨綠江一帶邊臨海建山林叢薄似亦不可無壕一道但此時疆界未定且有西北壕墻阻當㺚虜吾得少息其力亦稍稍足以制其東今且置不論也其用工不宜似舊時各脩其地零星挑濬力薄勢分虜擾輒輟合應攏全遼人力併聚一處令年完河西明年完河東內撥步軍二萬人二十

五衛民夫大衛五六百人小衛三四百人併見在邊夫共一萬五千人合之得三萬五千人編成一千四百隊每隊日限工程一丈一日可完七里七分百日可完七百七十里一年只以百日工程為止使軍民得以休息自山海關至鎮北關邊長一千四百餘里計兩年可得完報軍夫除本等月糧外日給鹽菜銀八釐邊夫與軍夫同惟民夫日給一分計一日該銀三百兩一百日該銀三萬兩兩年工完共計鹽菜銀該六

萬兩又過查西北衝要邊堡六十餘座除曾經脩理及未甚崩塌尚可守禦者着令自葺以待其後其極坍塌而又極衝要者約二十餘座邊堡大不過四百丈每座撥夫一千名燒造拆砌當年可完鹽菜銀兩多者千金少不過六七百金烽臺亟應脩築者百十餘座每座撥軍六七十人燒造脩砌亦當年可完鹽菜銀兩照前羨給臣今年湊聚贖銀重包清河等六堡及墩臺七十餘座已行有一定法則可以倣照兼以城

門木植鐵斤犒賞等費共約四萬總計三年以內壕塹堡臺工可俱完而費亦不過十萬或將一千四百餘里分作三年每年約脩五百里即將所脩地方臺堡當年完結免使人夫今年河西明年河東後年又復河西致滋往返而一方全完即一方早得屯種此尤便易其護工官軍合用精兵五千人選謀勇二將分布工所首尾防護又除見在戰車外再造六七百乘多載火器環工為營隨處安置庶免虜衆時來擾害此

工既成無論百千小虜不敢近覷卽使一二萬騎塡壕掏牆亦須延遲半日而臺烽一傳耕種人畜早已入堡各營兵馬早已到邊如未過壕督率火器對塹打之如其已過少則截殺多則堅壁以待之彼野無所掠勢必自退所塡之口能闊幾何非復往時平曠馳騁吾第以火器驚其後彼搶口而出勢必自亂而吾又因而乘之不但防守兼可取勝大要壕牆脩然後臺軍有恃而烽火明烽火明然後趨避得早而屯寨固

屯寨固然後守禦有頼而人民聚人民聚然後
耕種有主而田野闢田野闢然後收穫得利而
財賦足財賦足而後軍食贍饋饟省也且不但
此而巳也嘗見虜三五騎或十數騎到邊臺軍
輙舉烽一烽舉則各烽齊舉及本路與隣路將
官引軍馳赴而虜復去也官軍歸而虜又至烽
又舉官軍又至而虜又去也一而再再而三不
獨疲而且玩矣故其引兵而出常不待齊一而
爲虜所敗者往往有之若此工成零竊即臨壕

窺伺臺軍弟密報本堡官軍驅逐無數舉烽以滋疲玩此蓄鋭之利也山海關迤東四五百里虜不時出沒禦人於大道之左以此冠蓋貢車及撫夷貨物與地方官使往來無不沿路撥軍護送少則數十多則數百甚有空營而行者何以責其無事操練有事堵殺若此工成此輩皆得歸伍操備此訓練之利也全遼每歲爲虜所殺掠者何啻數千人若此工成一年存數千十年存數萬而此數萬人者十年所生育又不

知其幾萬此又生聚之利也其他便宜難以縷悉以後地方官誠能隨時脩補豈不爲數十年之利乃臣又有一法不必逐年脩補而其利更可永賴者邊中榆茨甚多且蕃若于墻塹裏沿闊植五六丈地面樹成無使太高高礙哨望但長至四五尺即當頭截斷使其枝節橫生旁串彼糾此連十五年成林十年綿密愈久愈厚愈厚愈堅斧不得施火不得焚雖敎虜十萬填壕平塹而亦不能揷翅飛越也臣想晁錯所云中周

虎落及古人榆關之說或亦此意且此事行頗簡易即以遼陽東協計之邊長一百六十里該地二萬八千八百丈而該協及長安長勇武靖三備軍兵共六千五百餘人計地坐派人止栽榆四丈四尺四日尋窓一日栽植而五日可完也舉一東協而全遼可知也若令邊堡預收錢莢就便種秧一年尺許二年移種尤覺快便是一日而全遼可遍也今人但知立論高奇取効肩聽臣此說不爲庸常所忽易則爲賢知所不

屑而不知事固有不費力而其功大者欲爲遼數十年計則有臣墩墻之說在欲爲遼數百年計則有臣植榆之說在矣至於屯寨之法合於大路之西邊堡之東相錯而置河東約計十五六座河西六七座每座除人力外鹽菜等項約費千金但得帑金二萬兩先將見在屯民散處者築堡收保餘俟屯種日廣人民日聚陸續增置不拘年限通前總計不過費銀一十二萬部中若能分作三年每年措處四萬付地方官如

法經理期於有成三年之内可使邊固六年之内可使財足十年之内可使小康舍此法則無以為遼計也或曰今為議增兵餉不得已奏處三十萬金矣顧安所得十二萬者而復給之臣謂不然地方之費得失相償者猶且為之況所為便宜者已悉於前乃費一而利百者不必一年開墾之所入而償之矣且新增之餉原無額派明年雖除安家買馬等費而存者尚十數萬苟不於此生發安所取辦割小費以圖大功

此事之所當必行而無疑者也臣見塞上地無尺土之限關無結草之固邊堡營軍晝夜聽靜尋跡幸報無事鋪時以後方敢開門汲水割草以飼牛馬堡外咫尺地草長如茵牛馬可得而望不可得而食也至於臺軍下臺取水被虜其苦尤甚臣竊此發憤而求脩邊之策積思蓄慮非一日矣今春臣亦發贖脩築墻壕自三岔河起至開原鎮北關六百餘里墻高一丈底闊丈二頂收六尺壕之深闊一如其墻近已報竣前

四五月間虜以數千騎犯遼陽者三卒以墩堡空壘眈閣特候邉民收保官軍迎禦皆無所得而去至於零竊杳然絶跡顧其險猶淺薄必如今議使數千騎亦不敢越方保無事臣是以有大修邉防之説以仰紓我

皇上修屯助餉之意依實徬本非有它謬巧也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勑下該部酌覆轉行督撫責令各道將應清查者盡數清查不宜以任內難完故自隱漏應挑濬者

盡力挑濬不宜仍前偷安苟且塞責應給發者多方給發不宜吝惜暫費以隳遠功其一切署置調度事宜統俟督撫條畫次第施行顧臣因是而又有說焉天下無不可行之法患無行法之人屯田之法自漢唐宋以至

國朝所以㞳邊實塞贍師旅而省轉輸者載在史籍實錄可考也其行之而有不善者如虞爽之侵占民田耿望之差借耕夫范雍之括牛諸郡俱以擾民中罷此非法之過也今遼地雖荒易

爲種熟非有苦寒難治屯種軍民非如古弛刑免徒謫發與吏私從者之雜而壕墻外敵又非有孤軍深入兩軍對壘倏忽而至之難亦顧地方官善自撫恤招徠以盡其所爲勞來勸相者何如耳前此地方既安於嘻玩

朝廷亦無所責成故得任意偷安歆悖爲戲剥軍盜庫賄取功名以此而爲邀撫邀道以此而爲主將偏裨夫亦何難今則事事要爲經營件件要爲振刷同事之期望既殷

朝廷之責成復急自此以往地方應作之事益多而諸臣任事之擔益重矣臣請以此爲督撫諸臣望焉臣按古名臣賢將欲舉大事未有廟堂不主張於上而能成功於下者趙充國上屯田方略公卿議臣初是其計者什三耳獨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以此屯田得成羌夷困服唐宰相李絳任韓重華營田卜東起振武西踰雲中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歲省度

支錢二千萬緡後重華請益開墾大會經罷而其議遂寢宋雄州營田之議初爲諫議陳恕密奏而止及何承矩知雄州州毅然請行沮者頗衆又初年所種霜早未收沮者益甚及次年大獲軍民利賴而羣議始息今內外諸臣豈無出於公卿議臣與陳恕輩之見者以地方不敢力任之意加從旁不可舉行之言雖使充國輩復生今日亦何能濟如使臣言難行則已如其可行便應確持其議以要其成始終主張無撓浮議而

又約之以年限定之以考成信之以賞罰臣又
請以此為閣部大臣望焉臣今年章疏太煩責
望太急誠知上厭
宸聰下拂衆意然在事一日不能免一日之憂闕略
一事不容少一事之議竭知盡慮以畢一念非
願以多言取罪也伏惟
聖明詳賜覽察臣無任瞻仰懍灰待
命之至緣係欽奉
聖諭脩復屯田以助糧餉謹區畫大略乞

勑當事大脩邊防保民護田以圖經久之策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田大棟親齎謹題

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七月十九日

奉

聖旨自古養兵多取給屯田我

祖宗時專以屯政實邊轉輸甚少自屯政漸壞軍餉日增以致今日庫藏空虛內外窘急國家待邊臣

考滿超遷三年類叙遇有功勞輙加陞賞原自不
薄何以不爲朝廷出力且款貢以來每言乘時脩
備今屯政一端已廢壞如此所脩何事這所奏深
於邉務有裨該部便詳細看議具奏通行九邉一
體脩復

申明款議疏

題爲議款原圖修備謹申明本意以便地方遵行事遼左自去冬忽議搗巢以致虜衆怨憤殺我軍民陷我城堡建虜因而乘機窺逼擁兵壓境臣不忍生靈之慘毒尤懼東西之結連不得已亟議款撫而本兵督撫見邉警之日劇戰局之難收亦遂皆以復款爲事蓋審時度勢事固有不得不然者昨接邸報見科臣宋一韓等疏陳兩河戰款機宜其大旨在

河西者謂戰則禍小而速款則禍遲而大戰存春秋攘夷之意款陷叔季請和之愚杜松決戰而事非心是馬拯稽款而事是心非在河東者謂募勇敢勤訓練整器械給戰馬等項固是正經之策而以力勝尤當以計勝凡所以揣情摩勢中前說而擿後筴者亦既纚纚無遺矣第中間事體尚費商量內如計勝建酋諸款委如科臣所料臣與撫臣亦曾皆筴及之然尚有一二出於科臣所料之外

而不可以語人者機事不密則害成建中奸細頗多未便如科臣顯然明洩其事臣不敢言也杜松馬極心事是非之辯地方自有公論撫臣巡道皆科臣一韓鄉人相知而年雅者也科臣試一私問之而撫道試一私告之胸中自然明白公案自有歸着臣不必言也唯是所論戢款關係地方利害重大當此事難結局之時撫道方惴惴焉以爲憂而一見此報莫不相顧錯愕謂不款則地方無一可恃而款則又恐釀釁大

之禍蹈請和之愚虜一渝盟異日以成敗利鈍論者但願戰不願款而傳之罪跋前疐後進退維谷臣又安得不將議款本意一申明之使地方諸臣便於行事而且以解科臣之憂耶臣惟籌邊之策雖無出戰款兩端而總之以守爲本以暇爲乘乘暇以修守所以待戰而固款也以守爲戰是爲眞戰見利則戰不利則不戰先爲不可勝而後戰者也非如搗巢犯不測以保難勝割僞級以誇首功此科臣之所謂戰非臣之

所謂戰也以守爲款是謂眞款虜服則款不服則不款操其權於我而後款者也非如疏云搗巢必至於報怨報怨而復歸款議此科臣之所謂款非臣之所謂款也往時舊撫鎭以款爲主割地糜財無所不啖虜數年之間苟幸無事旣幸有其暇矣無奈狃款偷安弛不設備事事敝壞以至今日然猶幸及臣與撫臣抵任之初戎不生心邊境稍帖私與一日之暇可以措手而邊事尚可爲也乃無何而有搗巢之役矣當事

者但知懲舊撫鎮狃款之過不度己力不審虜勢倚任一將匹夫之勇而務以戰矯之矯之而至於殺官軍陷城堡肝腦塗原野兒女汙膻腥反為狃款者所竊笑而且藉以飾其割地媚虜之罪又心以今日之敗為快謂遼東一塊土鎮此者果非吾李氏不可也與言及此可勝痛心由前言之以暇為暇是為狃款而忘戰由後言之以暇成不暇是為矯款而輕戰此非款之過也許有暇而不善用款者過也至於今西虜報

怨東虜弄兵應接不遑足慌手亂求一暇而不可得矣臣因伏而思曰暇不暇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亦顧人之作用善討便宜何如耳誠使宣諭得法款撫得宜當此励勸之時覔一閒暇之會以練我士馬精我器械葺我城堡修我險阨清屯鹽以佐餉飭馬政以資軍收拾驛遞以無累營伍拊恤窮民以漸培本根而又隨宜駕馭不失

中國操縱之權多方間諜盡破東西勾引之計凡

有深謀密畫不可語人者皆得從便預爲之所雖狡虜逞類之心無終不敗盟之理然一年寧帖則得一年之暇以修吾備兩年寧帖則得兩年之暇以周吾防待我安排布置一一完備則伸縮在我任其叛服而吾皆有以制之虜若奉約吾仍羈縻虜若渝盟吾即謝絕虜若犯搶吾遂堵剿虜若悔禍吾亦歸休縱使他日禍遲而大如科臣所慮者亦不過如今日大勝堡之失事而已矣而又有加乎況狃款弛防者尚且不

得此禍而乘款修備者豈宜復有此事臣日夜
筭此有利無害可使城堡不至破陷可使軍民
不至殺掠可使供億不至乏絶可使人馬不至
損傷可使地方無內潰之變而
皇上無東顧之憂種種便宜皆於閑暇中得之然則
款何負於地方哉是臣議款之本意實在於此
蓋先爲不可勝而後戰戰可常勝雖報怨吾不
以爲懼也操其權於我而後款款可長固雖敗
盟吾不以爲意也此臣之所謂眞戰眞款者此

也所以修備而待戰非以忘戰而釀禍也不然
臣前疏所云養精蓄銳以戰境上者謂何摧整
散弱以應緩着者謂何增兵募衆以圖戰守者
謂何夫豈忘春秋攘夷之意蹈叔季請和之恶
遜壯士裂眥之志而乏臣子敵愾之念者哉乃
臣方欲用款以修備而科臣則謂議款以釀禍
臣方欲留人以任款而科臣必欲破款以逐其
人似此執與誰敢擔承君使目前之款致難終
事必將曰吾固知款之不成而接臣主之令果

然矣臣且不免於今日之嗤議又使將來之㕍
一或渝盟又必將曰吾固知盟之必敗而按臣
主之今且驗矣臣復不免於他日之追求是臣
以局外議事之人尚不免首尾之是畏況撫道
有局內任事之責寧不益手足之無措哉且天
下事爲之於未壞之前其力易收之於旣壞之
後其力難
中國之人言語偶觸尚難遽平而況夷性之素驁
無理之事多生枝節尚圖挾索而況漢過之已

先今日之事不但議戰難議款亦難矣撫臣爲此焦心勞慮望眼欲穿道臣爲此羈留不得完結爲宣大按臣所督過若其但以報怨爲快理足以折虜而不折力足以解圍而不解袖手觀變玩虜以示重彼亦何利焉而有臣如此臣與撫臣亟斥之不暇其何留之爲近督臣差通使送通夷好人八名來遼議款仍伴還虜與之講折住虜中者浹旬而拱兔竟不與一見撫道頗以爲慮臣曰此不過知我之所急在款而故作

此態以要我耳我若急急欲款則必爲此酋所
輕而虜愍及黃台吉諸酋皆復輕我而其款亦
皆不可久況諸酋已款而此酋獨何能爲吾但
時常撫慰諸酋而於此酋姑且緩不與通若爲
絕之之狀以示我不甚要緊之意彼力絀於糾
合氣平於殺陷欲滿於虜掠計在屬厭之時而
又恐失我市賞之利將必差使求我而我遂因
而應之如其索我而我又因而緩之隨機應變
必得其要領以爲控馭而後伸縮遲疾之權皆

操於我而不爲彼用是款之爲說臣亦不過欲
立定一規矩以便地方一面講折一面整頓而
機權之妙實有不得而汲汲焉者是蓋未可取
必於早決者也且非惟西虜爲然也即制馭東
虜之策亦不出此近議增兵設將分布要地前
後遠近互爲犄角以固其守而其外仍須用羈
縻之法以好待之而毋速其叛故不固其守則
恐襲我之空虛而一速其叛又恐乘我之倉卒
故其所以自計者不得不急而其所以待奴者

不得不緩緩之者正所以覔閑暇修守備而成其所爲急也守備既修然後操縱由我從此脤而釋之携而取之進退攻守惟吾所爲而無所不可今雖議募萬人遼左人稀豈能一呼卽應卽應矣買馬製器繕甲編伍豈能一時取辦事事未集而遽欲早決機宜東間西諜以重其疑畏而促其侵叛臣不知遼之所終矣宋元昊將稱僭使人來告以探內意時朝議遽行削奪下詔征伐惟知制誥吳育以太平既久兵戰不習

乞且因而撫之然後備邊練將以議攻取爲便朝議皆以爲怯其後連年陷將覆兵始悔不用育言欲求一暇以行其策而不得臣願今於奴酋亦且撫之惟只募兵訓衆行以安詳處若無事以徐圖其後且勿先露權奇驚虜啓戎而致他日有不用育言之悔是則臣之本意而已矣臣非與科臣異也趙充國屯田還所善者勸其以功歸強弩破羌兩將軍充國曰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爲陛下一明言兵

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今之
款事關係封疆利害臣本親見非出揣度何敢
忌諱且巡撫將竣而瓜期近矣若不趁在事之
日一申明其本意而使之堅確以要其成萬一
臣行之後地方諸臣搖於中制亂其本圖仍起
兵端復開邊釁而且以他日之戰為今日之款
實釀之臣即不敢辭罪但恐殺降之功不可再
誇大勝堡之慘不可再見增兵兌馬添餉之事
不可再得是在言兵者一深思之耳若使天肯

祈遼東西兩虜俱聽款撫果得數年寧帖數年
閑暇亟趁此時大修邊備嘗膽枕戈以發其憤
破釜沉舩以決其勝拯焚救溺以急其事而不
敢一刻錯過一事苟且以弄虛文致釀大禍如
科臣之所慮臣且藉是以酬一念之苦懷而免
他日之遺議此則督撫鎮道之事而臣愚不敢
自必其後者也伏乞
聖明裁察施行緣係議款原圖修備謹申明本意以
便地方遵行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

差趙進功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七月十三日

駁兵科疏

題爲科臣執異愈甚地方利害宜明乞

勑部議歸一以便責成免誤封疆事臣本書生不諳

軍旅日者申明款議豈敢自信其說之必是亦惟身親目見似於今日機宜只合用此法耳非有意與科臣主戰者左也近接科臣朱一桂疏報則駁臣甚矣大意謂臣誆戰主款專爲斥杜松用馬拯而設又坐臣罪款成則比於貿貢不成則歸以誤機而一篇之中所以脫松處拯者

反覆三致意焉此同官宋一韓意也其言未足
有無而地方利害有不可不明者臣請就其言
虛心評之科臣曰逞患奴酋為最宰賽次之拱
兎一癬疥之疾耳爬搔立愈臣度拱兎精兵不
過五六千騎而禦之以全遼堪戰不滿八千之
衆豈不易於爬搔獨不有其類如歹青獐兎數
十輩而其兵各以萬焉千焉計者乎不有其主
如虎墩兎憨弟兄十餘各領萬衆而憨且自統
數萬者乎不有其黨如宰賽奴酋輩東西勾連

觀釁而動者乎科臣第知奴酋爲最可患而不知其所以最可患者正恐其嗾西虜與我爲鷸蚌而已收漁人之利臣有東西虜情諸疏而撫臣近疏亦謂拱兎之不款爲甚微而款不款之所關爲甚大意固有在耳科臣不諳東西大勢而易視拱酋又不察臣所以議款之意而以爲止於拱酋遂侈口言戰謂殺之可殺之關市亦可信斯言也善戰孰與杜松善奉科臣指授孰與杜松何爲長嶺山出境但縛殺堡夷充數而

錦州再出二三百里人馬且溺死走死而但獲五級以還也科臣何言之易也科臣曰按臣之意重在斥杜松而用馬極斥在松故不得不詘言戰用在極故不得不單主款夫戰款何等事而臣第以斥人用人爲也臣非詘言戰也爲地方不能戰而非爲斥松也非單主款也爲地方不得不款而非爲用極也且是款部議也亦撫臣意也撫臣重逢搗巢者之怒爲科議所持是以臣開其端而部主其說以今言之部撫亦重

在用拯而斥松耶臣初見松敬之重之殺款事敗猶兩解以護之委曲以馭之見其必不可用而後劾之終不以惡聲相遺也馬拯於臣非故吏門生有氣緣之素暮夜之交也又非任意薦舉用一人僨事而又必用一人以善其後也於松何憎於拯何愛而至爲之詬言戰爲之單主款科臣何言之誣也科臣曰虜就吾款必惕於吾之兵力扼於吾之守禦不得不俯心而甘我肯幣之利此爲以我制款其論確矣然亦臣疏

之所已備而非有進於臣說也且問今日吾之兵力何在吾之守禦何在無兵力無守禦款不能就更能戰乎必收拾吾之兵力守禦以惕虜扼虜也得之戰乎得之款乎若慮其怠防棄守怯戰諱兵內托和戎之利以愚
國外糜
中國之財以媚虜臣第如此為款而已此與詐功誇戰扶同欺
君者何異而臣為之乎臣有收拾兵馬諸疏及用款

機權之說科臣一一細參之可也科臣曰哈流兎之役我所殺虜不過十百大勝堡之陷虜所殺掠何啻千餘但當以猾夏攘夷之義斷之不宜歸曲於圍吏歸直於小醜其體正矣獨不思哈流兎所斬獲首級從何而來大勝堡所殺陷禍殃從何而起春秋雖有猾夏攘夷之文而國家豈無殺降開釁之例如欲歸曲於小醜而歸直於圍吏必將隨人口吻如科疏所云中前所之犯曾連長昂河流口之入又助賴蟒然後可

科抄所云該鎮勇於除兇彰
中國之威奪狡虜之魄報薊門之讐振遼左之氣
離賴蟒之交伐穽奴之謀皆於是捷焉係然後
可而臣實未見所連所助者有何指證所彰所
奪所報所振所離所伐者有何効驗斷不敢昧
心猶人而欺
皇上也科臣曰昔遣使建夷講增車價者至今言者
追論其買貢之罪今信使往來迭迭修盟而乞
好此之請和何以異於買貢長戎心而耗

國威必自此始其詞嚴矣臣讀之凜凜如斧鉞雖然議款之法伸縮緩急總欲收其權以操於我前疏甚詳而該道亦能相機奉行之度不至壞

天朝之體甘請和之名且邊虜皆款也九邊之虜皆款也而

天朝之體自在請和之名未加何獨於此款而疑之

科臣曰使款而未必成也一旦戎馬壓郊此時必將曰吾圖戰而戰未可乘吾修守而守未及固倉皇錯愕而不可支何戰之能言今戰未及

圖守未及修而虜復入犯科臣之言驗矣臣豈不愧服顧不知臣之所謂暇者不獨在款成後也當通使往返之會東講西折以牽其意而緩其兵使二三月來得以權整見在人馬收拾器械城堡此亦乘暇修守之日也且往時虜窮深入散搶自大勝堡得利後專以攻堡為事臣又為親歷各堡責令傍城築墻挑壕城窄不及幫土者暫令找架鋪薪而土覆之以便行站又貼火器軍丁多者百數十人少者百人查算垛口

計軍分地以免搶亂而又定巡更敲梆瞭望夜聽諸法以防虜襲又約諸將策應者專用火器結陣臺營而前且打且進以圖堵禦諸如此類列款分段刻成書冊給散將吏使知遵行而又繩以嚴法激其戰心以此邊堡稍稍自存立未必非此一隙修守之力其得濟亦不獨在款成後也臣築開原邊墻亦曾用此法矣時慶雲堡外老邊極衝四五十里道將皆以牢寨講折未定不敢修臣曰正唯此講折未定可修也夷使

來而我使往我使往而夷使復來計往返二十日而吾工完矣後卒如臣言今當此講折未定之時但有一刻空隙即有一刻收拾誰弛戰備誰灰戰心若必待款成而後爲戰而後修戰守疎已甚矣科臣視臣疎故駁臣力而臣不疎也夫不待款成而暫且收拾者聊以應急耳必欲舉戰守而大修之也則斷斷非款成不可科臣謂以戰制款如挾彈而驚雀不審無彈可挾而亦可驚雀乎爲其無彈也將左手彎弓右手製

亢而以彈乎抑且置弓而先用手成亢乾而後彈也藉款乘暇之說願科臣勿以為非也科臣曰有除兇雪耻之志者正須伐其詭計聲罪致討不宜葸葸焉挑釁是懼臣則謂耻河流之失者亦曾奮除兇雪耻之志下聲罪致討之檄矣畢竟其所聲討者止於看邊熱夷而大鎮堡中後所大勝堡諸戰兇未除而更甚耻未雪而益增也科臣曰杜松即當處亦當微其罪以處之必直以搗巢為口實虜必竊笑曰我以一怒之

故能令

中國廢易大將如驅小兒臣則謂松實有罪者處之猶恐貽虜笑而甚其輕

中國之心道非輕於鎮也又無罪而反欲處之不愈貽虜笑而輕

中國耶若以道將不和之故亦當並議譬如兩人相詈須問曲直殺降之事松曲而拯直松詈而拯不報將自不和道則何咎必欲道與將和亦將扶同誇功以奉科臣之意指然後可拯雖邊

吏不能從也且邊道彈壓一方而科臣第用爲鎭臣避跡諱名之具又低昂過矣所以近來此輩橫惡無狀松在薊則冒代道高知府在遵則冒寧道而責其中軍今薊鎭王國棟又責永平道中軍不出矣兩臣者皆科臣門生也佐兒長傲不可訓也

國家刑賞出自科臣齒頰欲微罪一任微罪不必故入無罪以枉公道也科臣曰今日之事邊臣但懼以戰逢虜之怒而汲汲欲謝過以款且謂

款事之不就正由當日諱戰之過也似矣不知其所謂當日者當李成梁在鎮之日乎杜松在鎮之日乎抑松去鎮而臣等之今日乎當成梁在鎮之日誠諱戰矣而款事未嘗不就也當松在鎮之日則主戰矣而款事始從此壞也當臣等之今日則無月不戰矣而款事至今不就也科臣謂款事之不就由當日諱戰之過臣則謂款事之不就正由當日輕戰之過也且夫戰未可易言也戰一拱酋而凡大於拱酋彼於拱酋

者牽狐引兎不可勝應也戰一西虜而河東順、心餘孽恐乘我敝而窺我土地人民也戰而不已虜必大舉數萬長驅旬日不去如十年前事、而我軍不敢一望虜顏色也戰則兵連禍結月報讐年搆怨老師糜財陷城折將而禍無已時也戰則無兵增兵又無餉今年大小十數戰驍勇慣戰之士衝陣而死者過半若再經數戰而此輩且立盡即云增募而戰士難遽得戰膽難遽練也戰則軍民詛怨謂無罪無辜而使我塡

草野冐暑雨外遭虜內遭軍洶洶皇皇不激變不止也戰則城堡塌廢人無固志前大勝堡被陷之日虜再欲取大鎮堡堡人惟相向哭各收衣包待隨虜去會官軍殊死戰得免而近日長嶺山堡城將破軍民將束裝戒行矣若非備早戰力而此堡又陷也恐將來堡堡不免於陷也嗟乎戰之一字委不敢輕道也而臣又非不敢道戰字者也嘗爲之飭戰備矣挑軍買馬繕甲治械勤訓練葺城堡扼走集明斥堠時謹備私

剿公務無日不督貟行道將而積累之後倉卒難
振臣不敢保其能戰也又嘗爲之激戰氣矣失
事者寘以嚴刑勇敢者加以奬勸死傷者多方
優恤如長嶺山堡陣亡軍丁一百零六人聚屍
於塔山城左有棺盛者有席捲者天氣炎熱臭
聞數里家眷號哭聲動天地時臣過其處隨行
官軍無不膽寒而心灰者臣親往屍所拜祭之
無棺者備棺殮之家屬皆人人吊慰之而是役
也死戰存堡者多中軍蔣立德激怒之力臣當

堂酌酒再拜以謝之是日臣大慟官軍居民皆大慟曰上官如此我輩即死何憾人始稍稍有戰心而敗軍之氣没世不復臣亦不敢保其能戰也然而臣心盡臣力盡矣科臣第一筆抹之曰早圖戰備毋信當事者求款而灰敢戰者之心夫抹臣何妨而因以抹盡撫臣道將之心使人謂科臣殺降冒功者過爲誇張而實修戰守者反加譏詆庇私滅公至此極也因而灰戰心弛戰備者必科臣之言矣而顧以加臣耶科臣

之意重在護同官王戰之失脫杜松殺降之罪而又輕拱兎為癬疥之疾易與也故其驁戰也卽欲殺之關市之下而不知戰未可易言也其促款也卽欲得之掌握之間而不知唯戰難所以虜益挾我而款愈難收款於譬戰之後尤難之難款未可易言也臣耳聞楊鎬各將及通使人等皆言拱兎本忠順雖懷讎恨尚可羈縻惟小歹青最狡徃歲向寧前索賞未遂因乘機挑拱兎曰爾當自稱忠順他人作賊爾還攔阻今

偏殺兩部夷若還就與講款不如死必須尅得
幾座城堡立此聲名然後講款未遲也以此拱
兎愈加羞憤不圖搶掠只圖尅堡而歹青旣陰
助拱兎兵又陽欲爲主和邀功以爲後日索賞
之地夫內包樸殺之羞而外中歹青之激前有
尅堡之私而後存鞏罰之心挾戰以要款此款
之所以難也而舍款又別無一法以應之臣嘗
仰而思曰虜本豺狼旣以撩動豈遽馴伏而嗜
利貪賞之心固未忘也若单主戰而一斷其撫

賞之路虜望既絕寧復顧忌勢必與衆虜大借兵力而是衆虜者其心以為我借之兵人供其費幸有擒獲而我收倍利即有損折而人為賠償何憚而不助而陽又不失款順之名是一虜動而衆虜皆動一虜之款明壞而衆虜之款皆陰壞也將逾之力何以支而戰之局何以結勢

又不得不復出於款而

中國之氣愈喪胡虜之氣愈驕今惟一面遣使宣諭以款羈縻其心使知其路之不斷尚有戀戀不

恐含之意毋使決然與我為讐而又使衆虜聞之皆感我

中國撫字之仁而陰解其援助一面慎固邊堡嚴將道將飭戰備勵戰氣以圖捍禦虜至攻堡堡堅固守而各將策應者勿與浪戰第如臣言用火器擊營而前且打且進使虜攻不得攻戰不得戰掠不得掠其勢必自退而我亦勿追之如此數次虜入無所得必難久供客兵客兵無所獲必索償於主人以去去則難復借而拱酋之

意且委頓將回心自念已之罪孽未深賞賂未斷猶可復吾撫賞而不吾絕也自不得不折而就吾之款臣前疏所謂款之爲說不過立定規矩以便地方一面講折一面整頓而機權之妙實有不得而汲汲焉者此也此等事體豈三月所能辦臣原留撫久任會巡道新任見臣曰寧前何地豈能再住三年該道不願也臣然之而是時撫請關防之詳已至既無人往代其後而新道之推又未

下邊報又日夜至當是時雖留一日愈乎已況邊道
重任未有不候新官交代而去者是以暫留三
月與收敗局而科臣遂以此爲款限而急欲決
之一不決即欲乘秋高馬肥之後虜擾邊隆歸
之以誤機之罪何相求之急也且虜擾邊隆覺
從何起彼則覓以微罪而此則歸以誤機不知
科臣於此是何心腸使三月而可決款也則杜
松自去冬搗巢後至四月中始去任亦既三月
餘矣而所決戰功又安在耶若謂其密地暗增

陽宣諭而陰請求以此為款不出三月而可矣

惟其不肯如此所以需於三月之外且豈惟三月之外而已耶科臣曰僥倖一留苟且完局徒為考滿加級張本為閱視叙功張本使今日之留反為僥倖救過之地若慮臣為叙功狥人也者臣而叙功狥人也功孰有大於搗巢者乎科臣極力鋪揚以為悍將救過之地而臣意尚自躊躕恐長私門扶同之奸況為人叙功者於巳例得陞賚容有慮序陞不穩而覬功陞以塞人

議者矣閱視何功閱臣何預而亦借款叙之使科臣執以有詞耶臣在地方焦心勞思忘飡廢寢日日憂民愁慮而寸心之血已乾處處哭死吊生而雙眼之流欲盡開關阻險汲汲差坐有何工夫有何精神與人較論況臺省戈矛風習險澼尤臣之所耻而不為者唯是科臣以大勝堡之失扯拯分過而臣始有收拾敗局之疏科臣藉戰款之說庇松誣拯而臣始有申明本意之疏科臣須又附和辯駁而臣又始有今日之

疏皆不得已而後應之者總之為地方明利害
非願與科臣競唇齒也爪期將近而臣亦不復
談地方事矣惟是戰款二字上關
宗社下係封疆非可以含糊了事者倘非
明旨早為決斷使議事之人不預其任任事之人
動阻於議道臣乞去而不得安其身撫臣掣肘
而不得行其志東參西劾而邊官莫有自固之
心甲是乙非而將吏咸懷觀望之意卒民不勝
惶惑夷狄因而乘便將戰與款兩無所成而

國與邊俱受其敝即他日以爭論僨事之罪殺臣與科臣何益亦復何益伏乞

敕下兵部從長酌議務求歸一毋涉兩可如臣言是便當責成撫道查酌屢疏事理相機行事務期內不失

國體外不深虞僭嫚而使殺掠不辜之民得緩須臾之死如科臣言是便當聲罪致討仍先正馬撫道將不和之罪選調和者代其後更借科臣前來監戰大張撻伐除兇雪恥以懲講兵怯戰之

心使臣等羞口不復道款之一字則議款議戰者皆有着落任款任戰者皆有責成議論少而成功多邊境安而

神京固矣伏惟

聖明裁斷臣愚無任陳切待

命之至緣係科臣執與愈甚地方利害宜明乞

勑部議歸一以便責成免誤封疆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陳應科親賫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八月十一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議留開原道候代疏

題爲道臣去急關係匪輕懇乞

聖明責成候代併催新道速任以免地方不測事臣

謹會同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炳竊惟遼左三面臨虜而

開原孤委虎穴又獨以三面臨虜虜又凶如宰、狡如奴最難制而所轄屯寨又節被虜掠百里一空城内半爲蔬圃住民亦稀狐鼠晝號黯然悽淡使人居之不復有生人之樂以故人畏虜

多不敢來、畏苦又不肯來、來又不肯久住、或一年二年即去、甚有間陞而棄官長往、如艾維新者、獨令陞任副使不九奏、蒞任三年、以考滿移去、中間耽驚茹苦、自不待言、其表表者如拒奴酋豎碑、以折其驕、爭吾酋

貢路、以存其舊、結北關內助、以固其援、而至於收宰賽兇悖之心、於舊撫鎮誘殺之餘、使之離東虜之交、復北關之好、稽首受款、而不爲我難、此一節尤難泯沒、故臣等照例敘加一級、以酹之、

而又憐其久勞𦾨不欲以一人之力竭於一任
故乞陛別地以息之非謂其不宜於開原而欲
速其去也近見推陛江西叅政地止腹裡陛止
一級臣等方不勝惜無何而科臣有宜調不宜
陛之說矣夫臣等彈治屬吏者也既失察其庸
懦又混爲之叙陛科臣即不言臣等敢不引罪
其何敢言況近以議留寧前道爲兵科所疑其
又何敢言惟是道臣被論未有不放之去者獨
該道不敢放之使去他道印務容有不候代而

聽其去者獨該道不敢聽其不候代而遂去何也奴酋擁衆北窺窄煖挾討秋賞種種情狀已入塘報而昨又有奴酋對北關寨柵正東立營壘三處之報又有奴酋七夷來開原說九月初頭還來猛骨孛羅舊寨地方包一大寨之報其勢誠亟而其地誠可憂也日者該道呈詳請官署印臣等反覆思之時方緊急既難以他道遙帶印務於數百里之外而欲委一道親去料理無論各道事務俱有緊急不得往即得往而我

與虜皆生而不熟雖披腹心示虜虜誰信我夫使其人雖生而爲本道也自知責任在已不得不殫心以撫虜而虜亦知其人之久撫我也亦不得不革面以惟我聽今署者即不忍胡越視虜虜固過客視署官矣又離信我一不信而其患遂有不可測者臣等爲地方計何敢放該道去因不得已强批候代亦望該道之勉爲地方少稍行撤也不數日而該道初八日送印守道十二日離任之詳又至矣臣等見之大爲忙劇

不及批詳遂各差官執名帖以沮之又傳守道不得接印以成其去夫使本官此去緩急果於地方安危無所關係也臣等亦何樂於損撫按之體而差官執帖下御一被論之道臣為耶嗟乎白西孫開於搗巢東倂深於謀執建禍醖於養疽而遊岌岌乎殆矣臣等日夜為此收拾殘局左縫右綻東支西傾自愧才力庸短難於獨辦不得不惟道臣是賴而又各閧言汲汲欲去誠恐投足之間便有安危又不得不議留任議

候代以異地方一日之安而自逭於罪責蓋至
此而臣等之心滋苦矣此必科臣之所諒而該
道誼在同舟尤當見體者也先臣夏原吉整邊
儲於口北
成祖以事命錦衣立逮取回至則方起敷理儲錦衣
促之原吉曰姑俟畢此不然恐有侵盜死吾安
之不以累君夫死生關頭尚爾急公而況功名
去就之際侵盜細故尚爾留意而況虜衆憑陵
之秋該道憂

國奉公一念自不後於前輩自不待於臣言若使
以失意之故決一去以爲快而且還以詰臣等
曰開原此時此地何等干繫而直用他省罪臣
久鬱鬱於此以看此擔非情也臣等何以應之
而又何以强之哉伏乞
聖明軫念危邊
勑下該部責成石九奏仍前用心整理事務務候新
官交代方許離任仍速行文催督新道高折枝
前來到任毋各因而誤事責有所歸則去者不

得不緩來者不得不急事務方有所着落而地
方不致疎虞矣臣等無任急切待
命之至緣係道臣去急關緊匪輕懇乞
聖明責成候代併催新道速任以免地方不測事理
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郭繼芳親齎謹
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
奉

聖旨吏部知道

催王總兵赴任疏

題爲東西虜警正殷大帥久不赴任懇乞
嚴勅亟催毋再延緩以誤軍機事臣查遼東總兵官
王威已於四月十八日兵部會
題二十二日得
旨矣距今四箇月尚無到任消息不知何故延緩若此臣想劾去杜松之時兵部何等亟亟當其未推即於斥松疏云時下遼事危急有所陞調不許各鎮督撫爭執爲將官避難之地是恐以爭

執遲也今無爭執矣當其既推又於會
題疏云遼鎮虜情緊急本官即便督率家丁星夜
前去赴任不必候代是恐以候代遲也今不候
代矣及臣奉到院劄准兵部咨稱亟催本官作
速依限到任如或過違照例查參以憑覆
請究治是恐以過違遲也今除三十日原限過違三
箇月矣總兵官鎮守一方內則官軍恃以強弱
外則夷狄視爲順逆雖無事之時尚不可以一
日缺人而況當戎馬倥偬之際乎今小歹青既

助拱兎連賴蟒以萬騎見聚塔山邊外數犯不利日伺一逞又聲言會兵紅土城於十五日上馬犯搶戚家堡等處而奴酋又動擁大衆出沒於南北關之間人民洶洶莫保旦夕官軍人不脫甲馬不卸鞍臣等食不下咽寢不帖席且無日不以上厪

宸慮下煩部處此何等時也有一總兵官悠悠然若途之人而長委其難於一二書生及代庖人之手致以賊遺

君父而不顧於心何安於義何在自杜松去後地方大小六七戰我軍雖有殺傷而虜亦創艾又頓塞下挾戰索款莫敢輕動斯亦彼此相持之時已使得大將軍亟趁此時建旗鼓出關藉其風聲氣勢以威諸虜虜豈不心慴以此議款款豈不成以此議戰戰豈不武胡馬安得跳梁至此而今也望眼欲穿以日為歲坐失機會可勝歎惜豈度秋防將過待事完而後至耶抑欲使今日款敗戰愆戎誤生僨事之罪然後至爾收功

於一戰耶、昔司馬穰苴將兵扞燕晉之師、莊賈監軍、穰苴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至夕時、莊賈乃至、穰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使人馳報齊景公請救、未及反而斬之、以徇三軍、三軍振栗、燕晉聞之皆遁去、夫莊賈、景公之寵臣、國之所尊也、日中至夕、後期幾何、然且斬、而況後期三月、猶不見至者乎、

國家法律森嚴、今郎乙之人、而棄一總兵官、如孤雛

屬胤自畏公不能庇其寵臣誰復敢爲王威庇者王威何恃而延緩若此也臣與王威同事地方方圖倚賴不欲有言惟是虜情緊急撫道以下智勇俱困誠望王威旦夕至以救燃眉又聞兵部數日一催王威坐視如故

朝廷之令不行於邊鎮本兵之令不行於將帥更可憤惋而又身忝查參之責恐爲穢莽之軍正所笑是以不得不言總之以受

命忘家臨軍忘親援枹忘身之大義勉責王威而非

有所過求也伏乞
勑下兵部除一面馬上差人星夜催督前來到任外
一面將違限事情照例罰治稍警怠玩以策後
効仍以臣疏
上之日爲始責取王威一狀入部留紥他日失事不
可令見在諸臣獨當其咎庶利害有所擔承赴
任自然上緊而或款或戰皆有所藉賴矣臣無
任急切待
命之至緣係東西虜警止殷大帥久不赴任懇乞

嚴勑亟催毋再延緩以誤軍機事理未敢擅便爲此
具本專差承差郭繼芳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八月十七日
奉
聖旨該鎭方有警總兵王威如何不上緊赴任好生怠
玩兵部便馬上差人催督如再遲延定行究治

議覆增兵事宜疏

題爲酌議增兵事宜伏候

聖裁事項蒙我

皇上憫遼之窮恤遼之苦

特允樞臣之請

慨增一萬之兵即餉金未至兵馬未集而先聲震疊

業已褫犬羊之魄壯熊虎之威矣臣等感激

天恩奉行

德意已耳夫復何言第取樞臣與臣原疏查之其兵

馬之分佈將領之添改微有異同似應酌議歸一以便遵守臣謹會同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炳議照遼左自鎮守總兵而外原設有東西二協西協即寧前地也寧前無重山峻嶺爲之限無崇墉深塹爲之防一柵之外盡屬甌脫故臣疏初議寧前增兵二千人以資捍禦今會議以五百人增寧遠以五百人增中右所以五百人增中左所又以五百人增中前所而將領之設無容議矣

至於河東兵將則有可言焉開原孤懸天末三面受敵邇來奴酋之出沒靡常牢費之劫掠未已時蓋有累卵之危也可以一叅將坐鎮之乎謂宜於開原城增置一協命曰東協增馬兵二千人改叅將爲副將併領原兵而開原一道大小將領皆屬焉其慶雲堡增兵一千人改備禦爲遊擊威遠堡增兵一千人設一守備駐防其餘俱如故可也遼陽西鄰虜穴東逼奴巢近日虜騎雲屯犯搶三次奴討參價統兵臨關時蓋

有臥榻之憂也是可不更張而彈壓之兵謂宜於遼陽東協改曰中協副總兵仍領原兵而遼陽海蓋二道大小將領仍屬焉城內增馬兵三千人添設遊擊一員專管名騎兵營其清河堡增兵一千人改守備為遊擊寬奠城增兵五百人撫順城增兵五百人其餘俱如故可也以上各官惟遼陽新添遊擊應聽部推廉勇者充任其開原副總兵就便以遊擊曹文煥復叅將原職署其事清河遊擊就便以守備陳九圍復遊

擊原職管事而慶雲遊擊亦就便以備禦貲承武署之仍俟資薦相應方行陞補威遠堡在廣順鎮北兩關之間原係備禦林宗舜所管因無兵馬寄駐開城今既增兵一千應令本官移駐管事如念其累經薦剡即推陞遊擊管守備事亦可矣夫設置兩營部議也添改兵將臣議也互參併酌兩利俱存將大營與小營相爲星羅棋布自成犄角之形東協與中協相聯首尾擊直作常山之勢地因將重將以兵强無事則

守日嚴戰日備益勤文德之修有事則戰必勝
攻必取大樹撻伐之烈
皇威宣暢其舊與無遠弗屆哉而臣猶有慮焉新兵新
餉與舊兵舊餉原不相蒙近聞計部欲混新餉
於舊餉而計臣近疏又欲以今日之新兵補將
來之汰兵果爾則何如不增之為愈乎今臣等
乞
靈於我
皇上令計臣仰體

天心分別新舊額兵餉或京運或民運另解餉訃

另貯一處以濟舊兵之饑餓新增兵餉或自

內出或從部處速爲會計剳行餉司另貯以蒼來

歲之軍需瞬息一年日月易邁嚣喧萬衆庚癸

可虞旱徹未雨之桑免掘臨渴之井也統乞

聖明裁奪

勑下該部覆議

上請行臣等遵奉施行臣等不勝瞻

天待

命之至緣係酌議增兵事宜伏候
聖裁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趙進功親
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奉
聖旨該部知道

辭勘邊事疏

題爲查勘邊事按臣原有專職督撫例無會同謹

備陝當日搗巢情節伏候

聖裁併申明職掌以便歸結事須以遼左戰款機宜

與科臣宋一韓等互相駁正伏蒙

皇上明見萬里之外

俯允部覆督臣之言聽督撫官酌量行事不從中制

而又戒之以無事疑戰款事決臣可以無言

矣惟是科臣所言中前所之役是否養患河流

口之役是否助逆大勝堡之役的係何爾小歹青因何上邊建會因何騷動杜松之搗巢是否違例馬拯之講款曾否退虜與夫大勝堡失事前後虜犯次數多少以明搗巢之餘威而定欺蔽之罪案乞要督撫會臣查勘而昨辯臣疏又復申言杜松殺款與非殺款當辯之拱酋助逆與不助逆且云搗巢助逆情罪尚屬未明卽按臣亦難歸結仍要咨行督撫按臣會同查勘以完此局明是不要臣專查勘徑自歸結臣卽拱

手而拱之督撫亦無不可獨考
國家令甲查勘邊事原係按臣專職而督撫功罪
臣且得而議之查勘不當則當黜臣查勘而當
則當聽臣何爲亂
舊制奪臣職以爲庇人地臣雖不才不敢溺職使
舊制之壞自臣始臣安得無言夫科臣之所以不要
臣專勘者不過以拱兇助逆事明則巢可搗降
可杀杜松可無罪惟恐臣一鎮一年者未悉兩
鎮三年情節故借督撫以鬨臣蒙又恐臣據寧

前一道以莫須有三字害松忠義故借督撫以
化臣偏臣亦藉此以除其蒙去其偏而免以專
勘冒殺害忠義之名臣豈不幸甚然而事之本
末臣非果有所未悉而偏於聽也中前所之役
事任三十四年、臣閱舊撫查參原疏內、敘長昂
勾引東西插漢班白二虜、情節甚詳、在插漢、則
黃台吉稍大成一克委正更更兒等頭目數人、
未嘗專指拱兎而在西虜班白等、則見塘報及
宣大咨揭、更詳更確、則當日罰班白而釋拱兎、

或不無據不然科臣時正在垣何以不言若的知其爲拱兎而不言以養患責不獨在寧道也此中前所之本末也河流口之役據夷使對督臣虜憨對通使者皆言拱兎原是忠順不曾功搶如何殺他屬夷而回鄉人口亦人人能言之今俱不論論其塘報與疏揭者薊鎮去年自入夏以來雖云賴蟒紏合東西二虜挾賞而督撫失事疏則第云賴蟒糾衆入犯未嘗指其爲拱兎也督撫疏據尖哨胡友王拜住等報稱東虜

黃台吉等因喜峰口番奪包裹鍋鏵等件在地名寒泐調兵要搶義院界嶺而都令等屯聚錢力亦候黃達子同搶及查夷禀亦有李恭將抱少撫賞阻路番包之說是爲番包非爲助逆是爲黃台吉非爲拱兎也又稱賴暈大蟒金兒等搶了回家裏邊殺了他一個頭腦插漢把都兒只是賴暈大等進邊犯搶還有插漢兒家達子不曾進邊在兀魯班哈柞兒屯聚夫曰殺了他一個頭腦承賴蟒而言也曰插漢把都兒知察

罕帖木兒之類此以人名非東虜插漢兒以地名也曰插漢兒家達子不曾進邊明犯河流口者止於賴蟒二酋也督撫疏又云撒會總兵杜松急行哨探如與賴蟒結連東虜黃酋犯薊一面搗巢以牽其內顧一面出奇以織其前鋒而松在運山驛揭帖手本并書亦有提兵出口奪欲搗黃台吉巢之語是撒搗黃酋非撒搗拱酋也是松爲搗黃酋往非爲搗拱酋往也其後望方行走進退展轉如遏龔郎中供寫槍河流口

者內有拱兎達子一半口詞頗爲殺款張本而
科臣因其事露遂急於抄參中首拈一句曰貫
保河流助逆之賊兵部不覺亦遂信以爲東虜
小酋也臣謂達虜可誣而督撫疏揭具在不可
誣也此河流口之本末也大勝堡之役拱兎自
以忠順見䘏不勝愧忿而小夕靑復從旁挑激
之陷堡之日兩酋在焉臣前疏已明不待推勘
也此大勝堡之本末也東虜利我西陲有事乘
釁而動一孺子能知之科臣以爲不然第詠一

舊歸而建酋自不敢動此自正理惟是騷動情形不在那酋既死後科臣以爲乘那酋之機非乘拱兎之機臣亦不敢謂然此建酋騷動之說也當兵部之議覆揭巢也

旨意問罪止重賴蟒二酋其各夷及款虜素不助逆與悔罪自新者俱撫賞如故今賴蟒不問而款

虜是誅是避

明旨督臣欲揭黃酋而松揭拱酋是違節制邊堡熟夷已就執縛而後殺之是違法律此杜松會否

違例之說也馬拯屢見吹求終日憂畏顧猶督率將吏數拒大虜不使得氣去昨據楊暉報稱通使陳槐自虜營回執稱二夕青硬主并兒必要犯搶陳槐面與講說并兒俱已聽從仍要與那面會講話款否固未可知而我亦未知失事此馬拯曾否退虜之說也大勝堡失事之前杜松以義士之憤乘新勝之威未及三月而虜犯中後錦昌大勝者三我則三北焉殺千把總及堡官者四殺虜軍民者千餘陷城堡者一而失

事之後則科臣所謂無慣戰之將繼主戰之議虜無畏忌時也至今六閱月虜犯長嶺松山中左所者四而我四拒之幸不至失事如松在鎮時此杜松搗巢餘威馬拯欺蔽敵習之說也凡此者皆臣之所悉不離歸結者也而科臣以為臣難其在搗巢乎臣又請以搗巢之義私質科臣其搗虜巢乎抑搗我邊堡乎其相機行事乎抑妄殺邀功乎拱兕巢在錦州西北數百里杜松再從大勝堡出塞此其道也臣同巡道登山

望其形勢山川漫衍不甚險隘使初意果搗拱兎從此出其不意直抵帳下繫首以歸即非助逆亦何不可而長嶺山堡在錦州之南百餘里去拱兎巢穴又遠矣路又陿而繞行紅羅山外又林箐蒙密巢北而搗南路易而出險此搗法所不載也又使如當事初議乘虜衆聚邊之時出一奇以牽其內顧又何不可乃大雪逼野虜騎難行薊門結聚各已解散本無可牽安用此搗且善搗者必先探定地方與路徑而後可往

松初欲從寧遠興水縣出口通使降夷及各將以山險力阻時寧道勸止之書亦至松大怒而回已至東皂隸山矣忽復轉向長嶺山堡歸時問人尋蹤覓路倉皇出師頗已縈貫險不敢出境止駐本堡悔不用衆將之言終夜彷徨幾於欲死至二十五月始出邊一十里接應而終不敢遠也一字陣二字陣徒虗語耳此又楊法所不載也臣又詢出征官軍張世祿等皆言二十四日松駐長嶺山堡止命石翼營李維喬率領

內丁及軍兵一千數百人帶看邊屬夷哲代領路自酉時出境西行離墻三十里順邊往北行八十餘里復往東行五十里至地名哈流兎去錦州小凌河邊墻三十里斬獲首級二十六顆二十五日子時進境松仍將領路屬夷殺之及據該鎮標下中軍崔吉所報委止斬首二十六顆而降夷官卜郎太等亦供是的屋楼哈流兎直錦州邊僅三十里從此出境入境豈不近便而必自南而西而北而東順邊延績以見出塞

之遠此又搗法所不載也又查所獲首級惟境外二十六顆不知姓名其餘分布諸將以下斬於各堡門首者在松門下官旗牢件夜役及內丁降夷等四十六顆單盡忠三顆千守志四十顆高貞一十三顆楊卿一十二顆其姓名俱一一在中軍崔吉及張世祿等冊揭中惟劉思堯五顆李繼功一顆不載姓名然亦不過堡外搜撲非哈流兎所獲也主帥偏裨身不出境而自搗邊堡坐獲奇功此又搗法所不載也臣過長

嶺一帶前附住民皆言各夷臨刑或抱子或跪泣或罵而引頸或要剝衣而婦女羞拒乞先殺而後剝下手之人或對泣或棄刃而走假手他人臣聽之輒泣數行下松既獲此首級恐人議論因而分給門下跟隨各役及各將吏以彌其口如泒中軍祖天壽三顆而泣不願受副將李芳春六顆而莫知其所從來者是也此又搗法所不載也科臣第知搗巢爲狃款時一好題目故遂沾沾然盛稱將軍出衞霍之奇哈流兎一

捷、眞足以振遼左之衰、雪薊門之耻、殆不知所爲梟巢者乃若此耳、即安在其爲衞霍也者、而且恃此以李郭督撫、羊杜本兵也、恐有所不欲受者矣、松既以僞功爲奇捷、悍然君之故肆無忌、示人難犯、打死商人任國聘、辱死經歷吳明德、并兵械殺、迫傷撫道、不待勘覆勘要全賞、臣初謂松急在賞軍、及據崔吉張世禄蔣立德等冊揭所報、皆謂各軍會府唱名散賞後、復每顆收銀三十兩或十四兩不等、付旗鼓史得升王

蘭住等交進惟降夷卜郎太等三顆寧遠營十二顆及顧陞者未曾扣收而後乃知向者横肆恐傷功不賞而欲速得其利也臣初又謂松勇終可用及觀二月十一日再從大勝堡出塞此正科臣所謂拱兒聲言報讎之時乘勝長驅僅獲五級羞憤以歸其後拱兒到邊宣言杜總兵無故殺我屬夷我今到邊他如何不速出來與我鬭殺此得之督撫相咨之語而松又藏頭縮閃莫敢一出已而三月初五日有中後所之敗

初十日有大勝堡之敗自知虜勢難抵敗局難
收撤潑裝死爲脫身計而後乃知兩鎭夾剿之
策縱使得行亦不過如二月十一日事而英雄
之淚爲空灑也以此爲戰臣安得而不詘戰以
此論松臣安得而不斥松臣猶恨詘之斥之不
早耳臣當時爲
國家惜大體爲地方支急禍爲杜松期後效兼以
中間情節尚未得其詳悉故其驗功也第責之
以和衷之義而警之以毋使今日功勞爲他日

罪案其劾去也第指其發狂不可用其查恣失事也第云今日之事不難罪諸臣以謝地方而難解虜讐以弭禍患凡臣之所以始終委曲而不欲盡言之者所全甚大夫豈倏功倏罪倏賢倏奸倏譏倏予前後自異假使松在鎮時斂凶戢暴屈已謝過專意隄備殺賊以自贖而不至於敗即敗矣而不發狂尋死臣何苦叅之使去又使松去鎮後科臣善爲封疆計聽撫按收拾敗局不從中制又善爲松計聽臣酌量情法勘

覈而不牽前稽後必以助逆搗巢事情數數與
臣求一明白臣何樂必於盡言乃今者臣不得
已而有言言且盡是助逆非助逆是搗巢非搗
巢是殺款非殺款科臣必有以自知者毋謂臣
據寧前一道經成莫須有之案不安督撫之心
而必奪臣查勘之職與督撫會也且使查勘之
職而督撫可會也去年地界事情亦曾會舊督
撫否又使地界之役而會舊督撫也中間干礙
事情亦可待而盡報否豈臣於勘地則公而於

勘邊則私耶豈臣於勘地歸結則易而於勘邊歸結則難耶豈科臣於勘地欲臣公則歸結易而於勘邊欲臣私則歸結難耶科臣既不欲聽臣專勘以結此案而臣亦不敢同督撫會勘以溺此官查得

大明會典一款凡監察御史追問公事中間如有讐嫌之人並聽移文陳說迴避若懷私按問所問雖實亦以不應科斷科臣以臣重在斥松是讐嫌也臣應迴避獨蒙

皇上選差而不得其專勘之職臣殊懇負耳伏乞
勑下兵部通查前後疏揭逐一從實擬議覆
請容臣下手御史專勘歸結毋行督撫會同上變
祖制下壞臺綱則邊事早得完報而職掌不致紊亂
矣臣無任惶恐待
命之至緣係查勘邊事按臣原有專職督撫例無會
同謹備陳當日搗巢情節伏候
聖裁併申明職掌以便歸結事理未便擅便爲此具
本專差承差徐國輔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

亟處貪將疏

題爲亟處貪將以救弱軍以破舊套事臣遵左軍伍不振皆緣將領借攤派官帳爲名或稅監勒索或地方饋遺或衙門打點或遊客秋風書承撒放諸如此類指一科十剝削攘奪無所不至自臣按遼以來荷蒙

皇上撤使停稅營伍幸免苦厄而臣又嚴禁一切餽遺打點秋風撒放等弊但係官帳名色除革已盡自謂弊絕風淸軍屯安堵不意名色之外又

有巧爲經營窮於饕餮如寛奠叅將李澤之爲者李澤之爲人也小有才議論頗有條理作事亦甚敏捷今年受臣檄新包大奠草河堡城二座寛奠城南關一座靉陽城二面又拿解逃軍數百名臣皆驗過而近又操練見在軍馬挑選精壯新換衣甲千餘副軍容稍壯臣甚以爲能可當建夷東南一面因此不加億逆忽九月二十一日有部軍王廷爵者告澤二十八款贓私狼藉臣猶不信欲行守道體察恐長軍士刁悍

至三十日復有李文歷等十六人跪門泣告有持賝貉皮襖者有持絲紬屯絹者有持布疋者問之則云李澤見人告發着令我等保留先責保狀在衛立案我等久被害欲告不敢離伍因此僞許之而脫身來耳及問各所持則皆澤所壓放物也臣乃不勝駭愕隨差官傳澤赴城面詢其故及至而免冠見臣臣命以冠帶見待茶畢而始集告者於堂下一一問之一三十六七年差程半二等各領銀布散買屯民人參四百

斤押逼住民出境窃參被夷殺死王二妻嫁戴
二高大妻嫁張皮李三妻嫁祝三金大漢談大
小厮及興等無妻其餘殺者不計其數原差程
羊二金文通等證澤云差買水參是實至於逼
民出境窃參此實不敢□詳參產邊外愚民圖
利禁之猶恐不止若散價壓買出邊有名誰則
縱之澤雖不殺屯民屯民由澤而死此澤之罪
也一差軍于良貴等齎領銀貨五百兩私過朝
鮮壓買參斤東珠交通若累姜成證澤云八月

初三日差于良貴帶銀一百兩紵段絨羯七十疋過朝鮮買參是實今尚未還夫私往外國交通貿易此又澤之罪也一包攬鹽糧將銀布三百四十兩差家人高尚志管家官解承武押派軍民靳保等黃豆三千四百石每石時值五錢止與一錢李文學證臣出花名帳簿可澤澤無以對蓋此簿原有二本一爲澤所一發李文學催收今年遼旱豆貴每石五錢而止與一錢軍民何堪此又澤之罪也一侵匿定遼前庫馬價

銀八百兩羅討忠劉魁等發番據羅討忠等供稱三十六年八月內趙巡撫續取夷參三百八十餘斤發定邊前庫夷馬價一千三百五十六兩與澤還夷澤因差羅討忠等領銀五百兩孫隆等八百兩丁晁隆等三百兩買布九千餘疋每疋原價一錢六分與夷算價二錢伍分又差閆天福等領銀二百兩買牛約二百隻每隻原價五錢算夷七錢又差王得庫買青布四十塊每塊原價三兩三錢算夷四兩藍布六十塊每

塊二兩五錢算夷三兩五錢潞紬四十疋每疋二兩八錢算夷三兩三錢等情澤云此皆是實緣夷參每斤價銀六兩二錢若以實銀與之將來商民難與交易故以貨物與之臣謂此說亦是但合算前項本利共該三千三百餘兩除扣還夷價外剩銀一千餘兩盡以入已此又澤之罪也一侵扣本營及大汞兩堡春季軍餉每軍銀五錢一分共銀一千一百餘兩中軍王賜印等證臣出澤親筆派單示澤澤云是實原為貼

賠杜總兵買參價銀及趙巡撫前取參價而孤

臣查先日守道及各路稟揭請臣告示內稱杜

松初到任時爲送京中相知規禮差官祁一清

王國臣等發銀往鎭江五十兩買參三十五斤

軍士攤賠銀九十兩覓貧一百兩買參五十斤

賠銀三百七兩靉陽五十兩買參二十五斤賠

銀一百九十九兩淸河三百兩買參一百斤貂

皮一百張賠銀一千五十兩撫順五十兩買參

二十五斤賠銀一百二十五兩軍士累逃者衆

是寬眞爲松賠參一節澤曾報過委難硬坐但
春季月糧臣令軍士修工勞苦移文餉部量增
折色區處甚難而澤獨忍心扣至千金以外至
云賠補趙巡撫所取參價則原參何在假使短
少何不即以前剩馬價賠補而重復攤派此又
澤之罪也至於一侵扣本營夏季軍餉每軍四
分共銀六十五兩姜成等證一散軍丁陳國全
等幾小馬四五十匹每匹値銀十二兩要銀二
十兩靳保等證一散軍丁高松等屯絹一百足

每疋原價銀一兩要銀二兩五錢劉天伏等証一派認辦軍士劉計武等輸供一應米麪肉菜雜費等項每月費銀約五六兩何堂等証一散軍士羅計忠張得計納段谷六疋逼要沙金十二兩李整証一用營馬赴廣寧買馱腫駱皮做襖七八十件散軍丁張伏等每領時值七兩要銀十兩洪仲烟等証一散軍丁張承德等羊皮襖一百領每領時值七錢要銀一兩五錢解承武等証一散軍丁姜成解承武劉魁毛穖各四

十六雙每雙時值一錢二分要銀二錢許進恩等証一索張討忠馬一匹值銀二十兩仍散絲紬二疋每疋原值二兩四錢要銀三兩七錢五分蔡貴証大氏實情實事各單面以質澤而澤皆無以應此外尚有一十四款皆瑣屑不堪問之事臣姑置而不論澤至此惟垂首喪氣悔罪乞哀之不暇而臣亦羞對本官自傷信人之太過不蚤覺察而警戒之以全其才而至有今日也今年西虜報讐東虜挑釁臣心憤激恨不立

斬邪支之首以獻
闕下滿望二三才將與士卒同甘苦而撫循畜養之
以待一日之戰如李澤者亦其人焉而今乃若
此矣庸瑣齷齪者既不足道而以才自命者又
外飾功能以悅人內取厚糈以肥己夫遼將安
可任遼事安可為也臣惟遼中舊套有二一曰
剝削一曰投避父以教子兄以教弟無非是套
牢不可破及今不為打破則遼將終無改時遼
伍終無振理而破之之法若止褫去一官則官

雖去而富厚自在問罰一罪則今年罰而明年
復用其誰知畏惟有盡法處治剝削者盤沒其
貨產畏避者必正以軍法而皆革除祖職不使
襲替庶幾遂將心痛貪者肯廉怯者肯死處一
人而全遼知懼其可舍本澤而不問哉頃據該
道及各堡稟報奴酋浪闖我兵往剿盡斂沿邊
住夷入寨遺棄田禾牛不收割樹柵累石橫塞
路徑情甚叵測而澤既刮軍入髓軍亦恨澤入
骨洶洶然若不與澤俱生者萬一狡酋先發上

下寇讎何以禦之臣已奪其兵柄急命原任遊
擊劉文魁暫領其衆伏乞
勑下兵部酌議上
請將李澤先行革任行臣提問如律破此牢不可破
之套以為貪將永戒遺下員缺速行推補封疆
幸甚
宗社幸甚緣係亟處貪將以救窮軍以破舊套事理
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許世光齎謹
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初六日

催勘疆事疏

題爲爪期已及勘局未完乞
檢原疏付
廷議以正
國法以重封疆事去年遼撫鎮趙楫李成梁以棄
地啗虜事情爲兵科所發蒙
旨選差御史往勘而臣以不才謬承茲乏聞
命而馳介身異域衝雪冒險按圖考册者三閱月而
始竣於是擬楫與成梁以八可斬之罪併追論

閣臣李廷機、樞臣蕭大亨、按臣何爾健康丕揚

及科臣之不早駁正者專覈情確竊謂可以仰

副

明旨俯畢微分剖拜疏而夕

報可不謂

留中至今也臣愚伏思去年十月

皇上爲何遣臣今年十月臣且遇何復

命實凜凜焉以不稱任使是懼然竊異夫

皇上何不即置兩臣於法而甘以封疆爲媚虜者資

也

皇上於此不惟失封疆又失法矣方臣之往勘而人

人爲臣危也謂成梁伎倆通神獨者立碎而臣

輒應之曰有

皇上之威靈在今

皇上之威靈不以省勘疏而以下辯疏是以伎倆難

也法臣力而執諸原

皇上緩而縱諸朝而執法者懼矣今後誰復有秉公

持正拚身命而撃權力者而

皇上何以使臣下、新疆者九邊之樣子、析與成梁者

撫鎮之樣子、而九邊撫鎮、又自

朝廷以及省直衛郡州邑令守土者之樣子也彼

習見夫棄地者之今日、而吾亦可效此也此非

所以教天下也假使城郭之臣棄城郭、封疆之

臣棄封疆、

社稷之臣棄

社稷、而

皇上又何以馭天下、且夫封疆者

祖宗之封疆非

皇上所自立之封疆也而兩臣棄之使

皇上不能守法者

祖宗之法非

皇上所自立之法也而兩臣骫之使

皇上不能正兩臣之辠於

祖宗也亦大矣竟晏然無恙而

皇上又何以對

祖宗前者臣於勘末詳訐爲以敬

祖宗保成業之大孝望
皇上尊
朝廷守法度之大忠勉廷臣而惟恐一法徇縱使
祖宗之法當
皇上之世而失之蓋已豫慮及此而不虞壞法亂紀
果自
朝廷始也其亦可歎之甚矣今日之事不亟處極
與成梁等何以對
祖宗在天之靈何以馭天下生殺之重何以堅中外

守土者之心而至於雪㜲詞之辱謝軍民之恨懲欺罔之妖激將吏之氣消夷狄之釁皆於是乎係是豈容一日而可緩者哉

朝廷之處分日緩一日則兩臣之伎倆日多一日

國家之紀綱日壞一日則天下之公憤日積一日

臣恐三百里之新地未還而騈戮䂓難於倖免八可斬之公案已定而使守誰能以遁更

皇上雖欲施緩死之仁而兩臣自無有可生之法緩亦何救於兩臣哉而徒失

祖宗之法以滋法臣之惟而玩天下之心伏乞
檢臣原疏
亟下廷議而處分之封疆幸甚臣職幸甚緣係瓜期
已及勘局未完乞
檢原疏付
廷議以正
國法以重封疆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
差陳仲舉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初十日

備述各將首辯文詳四駁兵科疏

題爲揭巢眞態畢形科臣成心未化謹備述各將首辯文詳恭呈

睿覽懇乞

乾斷以彰公道以省議論事臣于九月二十二日因查勘哈流兕遴事爲科臣朱一韓所持業已具疏迴避併敘助逆殺款始末情節甚悉竊意見者無不了然而臣自拜疏後亦遂絕口不談揭巢事矣頃接邸報科臣朱一桂疏劾浙江總兵

楊宗業內有日逞左剥膚之時、正
明主排擊之日、以廉勇如杜松、一嫉功害正之道臣、
扼其吭而制之、如孽孤雛腐鼠、略不少惜等語、
臣見之不覺嗟歎、松事敗露、如此臣疏詳悉、如
此而科臣持論猶如此也、夫杜松而果廉與勇、
功與正、科臣必有心知之矣、臣何敢知、惟是道
臣嫉功臣、斥松而得行其嫉、是臣嫉之也、道臣
害正臣、斥松而遂成其害、是臣害之也、廉勇如
松、而臣嫉之害之、是臣略不少惜而負

明主裨闢之恩也臣安得無言顧臣又思之與其以
臣言止科言則科言必無止日不若以地方之
言止之請以中左所遊擊高貞寧遠署參將事
楊暲錦州中軍盧其曕分辯各詳及總兵標下
中軍崔吉稟揭一一全録爲
皇上誦焉先是臣在河東殺款委曲人猶無有爲臣
詳言之者自臣以六月閱廣寧而言者始詳七
月出廣寧而西有二披執者立臣輿前問之則
正兵營護送把總張世祿李進功也因問當日

擒與爾等在否其一曰世祿在問斬級若干曰
二十六顆問巢遠若干曰直錦州小凌河邊牆
三十里詳具前疏蓋至此而臣始知夷巢所獲
的數矣然各堡綁殺數目尚未悉也及再西而
凌河杏山一帶邊堡軍民莫不遮道泣訴乞哀
求救于是諸將自知難諱各具情由呈詳前辯
據高貞爲主將要功擅開邊釁始末情節事切
照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有杜總兵
東來本職接至高橋界杜總兵問本職中左營

所屬有幾箇邊堡看邊屬夷係那營部落當職
回云共有四邊堡俱係拱兒營達子問畢到所
徑過分付本職將貴英先差來討賞韃學文等
達子都拴來行過運山驛天晚復回本驛歇下
即差夜役調取寧遠通丁黃朝重等來赴運山
就問黃朝重我今要從興水縣出口何如當有
黃朝重回稟路窄山險難通大兵鞫詢間又有
寧前兵備馬副使見得屬夷未敗款盟無故撲
殺恐開邊釁從差舍人蕭崇功持書攔阻杜總

兵當時怒目疾視大叫云我奉
朝廷特命搗巢以報河流伏隙他今若以昔攔我
也不消出口你各將明日都囘營去至二十四
日早辰杜總兵叫將龔學文鎖來帶列就分付
拏刀來都斫子有前屯李副將併職等苦諫此
夷乃討賞屬夷若斫了此夷恐非囿計杜總兵
當即分付各將起來拏繩來綁了這起奴才即
將龔學文割去一耳又云再押過龔學文寫供
狀內要說搶河流口有拱兔達子肋兵一半寫

畢隨將龍學文等放去起身東回行至中左所

阜隸山臺見杏山備禦中軍吏朝陞䭾來同候

賞功紅布一馬忽然復傳崔吉于守志李繼功

單盡忠李維喬及本職等云我大兵至此一旦

袖手空回不謂徒勞士馬抑且有違

明旨必意搗巢可從何地出口于守志回稟此與長

嶺山堡對直有二十餘里可以出兵於總兵云

就從此地出口職當辯云此地山勢峻峭樹木

叢茂雖有小道容得一人一騎盡被風刮大雪

填滿委難行兵若從此去倘達子預知消息伏兵突起進退兩難杜總兵卽發大怒傳示此後再有將官妄言阻撓軍機者本鎮定以軍法從事仍又分付本職將長嶺山堡屬夷郎差夜役與我調來不可走透消息仍又分付可將四堡坐口夷人盡行收入堡內如若走脫一丁定以漏洩軍機律論當有沙河等堡屬夷見得大兵突至俱各逃命奔山惟有長嶺山堡阿厮亥等獲執禁堡及調阿厮亥至杜總兵卽取元寶二

錠示諭二夷我今各先與你掛紅布一疋你可
帶領我兵馬出去多斫首級回來我每賞元寶
一錠仍行申奏
朝廷與你官做你家小我一箇不傷又取元寶二
錠給賞大營千總卜向續鄧州千總張惟敬俱
各賞訖激勵督鄉復將降夷每掛紅布一疋又
以五十兩重銀牌二面上鑿激賞二字示諭衆
軍奮勇剿剎仍撥內丁千總王澤王蘭住等帶
領大兵挑選各營軍壯隨從長嶺山堡出口杜

總兵同各將領出墻候前阿厮亥帶去卜向績等殺級信息去後聞報各營斬殺級少當時分付本職將堡內見在屬夷盡殺湊功職當驚惶苦諫云前差阿厮亥等領路出剿分付不傷他家小今欲盡殺恐失夷心不料于守志在傍便說高遊擊道話乃是為巳忘公非用公之本心不可聽他我錦州有邊屬夷俱巳殺訖杜鎮守當即分付內丁門下等衆將長嶺山堡屬夷盡數殺訖卜向績回至墻外營內回供阿厮亥脫

走止剩一箇領路達子已將殺了又搜各山殺
級數十顆時有杜總兵內兵從錦州邊外拏獲
大鎮堡夜役周松等三名見杜總兵說各役送
信屬夷逃走恨拏本堡堡官周守廉綑打五十
周松等各打一百棍仍各發開原守臺至二十
六日回兵塔山分付職營中軍楊松年與我多
取花紅賞功當有楊松年於賣布人處取布數
十疋來交杜總兵嗔說布少要打仍將楊松年
鎖起差夜不收押去吽將鋪行鎖來楊松年隨

將鋪户任國聘等帶到杜總兵將國聘等五名
每打二十棍國聘當時受杖身死及回兵廣寧
給賞功銀時杜總兵輒稱本職營軍雖在墻外
得級一十三顆內有奪彼內丁首級六顆當時
旗鼓史光裕差夜不收郭文炳追去賞功銀一
百八十兩職思奪級委係情眞不與分辯但職
營被級盡由杜總兵軍令使然殊難與錦州寧
遠一體論究等情據楊暉爲主將輕率闖禍貽
害地方敬陳始末緣由以便分別罪果事切照

本職於萬曆三十六年九月內蒙撫按委署寧
遠叅將事務於本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值杜總
兵提兵從山驛撲殺屬夷調寧遠通事黃朝重
陳槐詰問要從寧遠興水縣出口剿虜當時朝
重等回說興水縣山險大兵不能行走有杜總
兵說此是將官主意叫你這樣回話違誤軍機
將你兩箇通事梟首示衆隨差夜役傳諭本職
到界說剿虜因由本職諫止觸怒百般耻罵有
送本職在刑部監裏監死等語仍將牢子官施

守進責打六十、家人楊合責打四十、告分付本
職、你自巳就將寧遠降夷調來、本職隨赴寧遠
將降夷調在連山、不容本職進衙、便問降夷口
詞、亦回稟興水縣委果山險大兵不得行走、有
所未便、杜總兵說決是你將官分付、你肯說行
得兵馬、我定然把你將官細打八十、還要從你
地方出去、且沿邊一帶都不是達子麼、怒毋便
將貴英下屬夷龔郎中等一十三名肘鎖到衙、
交與各將官看守、至二更時分、有寧前兵備道

副使差舍人蕭崇功下書一封與杜總兵說拱兎看邊夷人向來忠順切不可殺他以起邊釁杜總兵見書怒云是賊通同阻攔隨傳各將官進衙道我奉兵部與軍門及巡撫劄報河流口之讐他緣何阻攔我行兵馬副使道考滿陞去我若叫他去時我也不是總兵且嚷且罵無所不至四更方止續云他旣有書阻我我也不出去了你各將官天明各回地方防守至二十四日逢杜總兵生辰衆將賀壽畢隨將龔郎中等

帶見叫衆降夷拏刀來、把龔郎中剮了、有前屯李副將并本職等再三哀告、他是討賞屬夷、原無罪過、若剮他時、切恐各邊起釁、後日遼事不妥、杜總兵云、各將起來、便分付將繩綁住龔郎中、將耳割去一箇、并欲將一十三夷盡殺、被衆將官、復又苦苦哀告、方纔允放、仍逼壓龔郎中、妄寫供狀、說搶河流口內有拱兎達子一半、計作口實、幸成此功、寫畢、隨卽將龔郎中放去歸巢、有李副將、佟遊擊、郎遊擊、并本職、已送杜總

兵至連山北門外、辭回各歸城所防守外、不意杜總兵行至中左所、地名皂隸山臺、忽起貪心、復與于守志高貞崔吉單盡忠李維喬李繼功等商議、可從那地方出口、于守志說兵馬見在於此、就可從對直長嶺山堡出口、高貞說從錦州地方大福堡出口、不過二三十里、若從長嶺山堡出口、有虹螺山圍繞遠百十餘里、未便、二將互相爭講多時、于守志說我那大福大興邊上、款虜已差人收拾畢了、你還推却、杜總兵分

付高貞你作速差人將你所屬四堡屬夷盡行收入堡內杜總兵隨差內丁千總王澤王蘭住領兵竟從長嶺山堡出境去訖杜總兵亦至堡內方傳門下貝役一更時分將四堡屬夷盡行殺取首級高貞營亦殺一十三顆於二十五日寅時據東路撥傳杜總兵仍從長嶺山堡出口本職思得主帥出境偏裨未有坐城中之理卽時領兵策應至五里橋前哨撥夜哱擺深至長嶺山堡後墻下赶上杜總兵當稟寧遠楊副將

領兵前來策應未蒙明示不敢合營杜總兵就問你那邊上屬夷、勦殺了不曾陳槐回說寧遠邊上夷人、預已回巢、杜總兵說想是你將官通同放了他去、我先將你將官題參將你一百棍打死、你實說還有多少、陳槐懼法、一時答應云、或有幾箇貪嘴的老幼達子、未知的實、杜總兵便叱云、你快去取首級來見、若無首級、你命不饒、且着你將官少帶幾人前來合營、別的人馬、你就帶去尋取首級、陳槐急至

堡南尖山兒稟赴本職一聞此言雖係軍令事出異常不勝慘切且摘他口詞以為後証無奈勉從大將軍之命令陳槐帶領汪應科周晃張大敖等五十名前去各丁亦懼杜總兵法度只得前往各邊墻下殺取眞夷男婦一十二名口及照本職原係偏將凡用兵機宜皆遵鎮守調遣非敢自擅且杜總兵殺狀職曾幾番勸阻曾被百般辱罵痛責官丁可據今事已敗露罪有攸歸誠恐事出意外貽累無辜等情據盧貝瞻

為懇電事原以超覆冤事切照備將于守志貪
功妄殺失陷邊城自不省罪嫁禍卑官情事昭
著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鎮守杜總兵提兵出
境遊擊于守志將精壯人馬挑選隨營老弱不
堪責令其瞻存城防禦其軍中機務毫無所知
至本月二十四日有隨營把總于朝官劉志祥
奉本將號令飛馬回城將令且聽將大福堡看
邊夷人盡數斬殺不許走失一人如有走失將
本官並不用命軍士定以軍法重治其瞻遵令

即至本堡續有伊弟于守德帶領內丁鐵萬貫等擁至將前夷盡令入營當夜飭次蒙本馬變林張成七王近說陸保周于達耿三變孫成恩胡應奎等傳諭大奠堡已斬首一十九顆于守德率衆即將前夷斬首二十一顆闔堡盡知今本將林心脫巳欲移禍於具瞻獨不思伊弟于守德把總于朝官等何人使之其大奠堡斬首一十九顆並大鎮大勝二堡走失夷人將守堡官周守廉答應官劉志祿綑打一百又何人主

之皂白顯著、其大勝堡失事一節、本將欲詳訴
罪賄買走報夜役姜得祿架供且瞻、扣馬攔阻、
但彼時平明賊至、已將城陷、守志提兵卯時到
彼何不冒死突圍而救、又何退兵歛跡於祭家
屯此何人阻之、旣而大兵俱至、時已過午、伊乃
佯欲決戰臨陣未矢、先奔山頭、此何人拉馬而
上、姜得祿乃堡走報夜役也、彼時報到、本將隨
即押報撫鎮、軍情火速、時刻無謬、且瞻果有扣
馬攔阻、伊何得見、況守志將官也、且瞻中軍也

具知其詳還至廣寧而崔吉抱病未見臣命經歷藁自立往傳之據吉回禀揭各一扣其禀云蒙傳即開長嶺山首級來歷逈依備細開揭一本呈報但境外入夷巢委實止斬首二十六顆又據卜郎太供說是的不敢毫有欺隱一一從實開報杜鎮守行事皆自裁決一毫不由本職伏乞本院照鑑其一欵則境外并各堡門首所斬花名級數也計開一杜鎮守下隨任內丁并降夷斬首五十五顆內願陞十顆未領賞功銀

東西所降夷斬首五顆未扣收銀其餘四十顆每扣銀三十兩俱隨任千總王蘭仕等收交是的內境外斬首二十六顆不知夷名長嶺山堡門首斬首一十二顆椴木衝堡門首斬首四顆沙河堡門首斬首一十二顆松山寺堡門首斬首一顆一杜鎮守中哨門下官旗牟件夜役高得功等斬首一十七顆每顆賞功銀五十兩每扣收三十兩俱千總王蘭住收交是的內長嶺山堡斬首一十五顆灰山堡門首斬首二顆一

右翼營代遊擊單盡忠下中左松山寺堡門首斬首三顆、每顆賞銀五十兩、每扣銀三十兩、俱隨任千總王蘭住收交是的、一錦州遊擊干守志下斬首四十顆、內大福堡衙門內先綁縛夷人洪郎中曹善友等、斬首一十二顆、大福堡門首斬首九顆、大興堡斬首一十九顆、一杏山備禦劉思堯下、在大興堡境外、斬首五顆、不知夷名、一戚家堡遊擊李繼功在長嶺山堡境外斬首一顆、不知夷名、一中左所遊擊高貞下、斬首

一十三顆內根木衙堡斬首三顆長嶺山堡斬首三顆沙河堡斬首三顆松山寺堡斬首六顆一寧遠代恭將楊躋下斬首一十二顆每名賞功銀五十兩俱各丁正身領去未曾扣收內白塔峪堡門首斬首十顆寨兒山堡門首斬首二顆以上共計首級一百四十六顆除境外不知夷名外其餘一百一十四顆俱有姓名証佐及據張世祿等所報姓名俱同臣疏不能詳書蓋至此而降夷花名臣始一覽無遺矣至於賞功

銀兩、除未扣收外、前項杜松內丁下四十顆中

哨下十七顆、單叢忠下三顆、共該扣銀一千八

百兩、臣猶恐其不的、續據崔吉呈禀報、杜鎮守門

下員役功銀實如前數扣進無疑、又高貞詳內、

松吽旗鼓史光裕差夜不收郭文炳追去賞功

銀一百八十兩、皆以入己、惟錦州四十顆每扣

三十兩、及杏山備禦等、各扣銀數、崔吉雖有揭

報、臣尚未行查對、臣又案查四月內、分守道及

清河寬奠鎮江靉陽撫順各將領揭報、杜松初

任時發銀五百五十兩差官祁一清王國臣等前來清河等處收買人參二百二十五斤貂皮一百張除發價外共攤賠銀一千七百七十一兩詳見劾寬奠參將李澤疏中致有賠累逃者甚衆乞臣告示以杜後來臣語守道曰人言該鎭派要此參貂許多何用對云本道亦曾面問該鎭謂舊規初任京中相知者有番規禮過此不敢取也臣因出示云該衙門姓名姑不直吐以傷雅道但此等參貂枝枝怨毒張張詛咒用

以入藥則剝軍之肉以養身身不肥用以禦寒

則剝軍之皮以衛頭頭不安用以賂當事則盜

軍之物以買官官亦不久各處素論全遼軍民

無不共見由是觀之杜松而廉且勇耶功且正

耶盡在各詳揭之中臣不得而知也馬林而嫉

之害之耶梗吭而制之耶亦盡在各詳揭之中

臣不得而知也上候

聖明之獨斷下待科臣之自評總之有此實錄在耳

惟是近來廉勇功正四字不明松以此而誤知

已任松者以此而壞封疆庇松者以此而混
朝議借彼伸此枝節旁生、臣實耻之不得不述各
將詳揭、以與科臣之一悟、所謂不以臣言止科
言而以地方之言止之者此也非願多言求勝
也伏乞
勑下兵部議覆將高貞等各詳揭嚴行覈勘、如果杜
松眞廉眞勇、眞功眞正、卽治馬拯嫉害之罪如
其不然、則科臣當舍松聽
朝廷三尺法、不宜護惜太堅、而且自遺失言之悔、

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楊巢眞態畢形科臣臧惢參伍謹備述

各將首辯文詳恭呈

睿覽懇乞

乾斷以彰公道以省議論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

專差承差夏國賓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初六日